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 較釋

令長部 一

總序

古者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文軌所通諸侯而已縣道之制蓋未聞焉周初小司徒之職都鄙之制四甸為縣方一十里周書千里百縣其名雖肇其地尚小東周之末諸侯強大封內之縣制始盛矣掌其政者魯

謂之宰仲尼爲中都宰是也齊謂之大夫齊威王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是也楚謂之尹沈尹成爲方城之外縣尹是也亦謂之公葉公諸梁是也秦氏罷侯置守以郡統縣其制萬戶已上置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置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所職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賦恤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其列侯所食者爲國國置相所掌如今長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皆置令長漢因之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三百石銅印黃綬成帝綬和初又詔長相皆墨綬哀帝建平中復

黃綬後漢自千石令至四百石長皆墨綬哀帝三采青赤紺淳青質長丈六尺八十首其屬官丞一人署文書典知倉獄大縣尉二人小縣一人主盜賊各置諸曹掾有廷掾勸農掾制度掾之類其餘大約如郡員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名爲長吏計食佐史百石以下名爲小吏統內五家爲伍十家爲什百家爲里里有魁以相簡察十里爲亭亭置長以禁盜賊十亭爲鄉鄉置有秩三老嗇夫凡五千戶置有秩秩百石小者置嗇夫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三老掌教化凡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

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表其門以興善行游徼
掌徼循禁司姦盜又有鄉佐主收賦稅丞尉而下並
兩漢之通制也後漢以雜邑京邑所治屬官差多故
丞有三人焉魏循漢制晉千戶以上及州治下皆置
令減此置長並銅印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雜陽置
六部尉大縣二尉次縣一尉小縣一尉又有主簿錄
事史主記室史門下書佐幹游徼議生循行功曹史
小史廷掾功曹史小史書佐幹法門曹幹金倉賦曹
掾兵曹史吏曹史獄小吏獄門亭長都亭賊捕掾等
戶不滿三百以下職吏十八人散吏四人三百以上

職吏二十八人散吏六人五百以上職吏四十人散
吏八人千以上職吏五十三人散吏一十二人千五
百以上職吏六十八人散吏一十八人三千以上職
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鄴及長安置吏得同三
千戶之制又縣戶百五已上置鄉三千已上置二鄉
五千已上置三鄉萬已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千
戶已上置治書史一人千戶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
一人千五百已上置史一人佐二人又統內百戶置
里吏一人千戶以上置較官掾一人又皆置方畧吏
四人宋齊已後多如晉制縣令秩千石者銅印環劔

墨綬朝服進賢冠兩梁餘並一梁亦有帶雜號將軍而爲之者亦有以臺省而帶之者後魏縣置三令長爲封國者置相雒陽令其品從五上縣令相其品六中縣令相其品七下縣令相其品七下孝文初制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治二縣卽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爲郡守太和中復次職令其祿甚厚京官清貧者或帶縣令以優之其後用人益雜但選勤舊令史爲之而摺紳耻居焉北齊制縣自上至下凡九等之差上上上中縣其品並從五鄴臨漳成安三縣同之上下縣其品六中上中中中下

其品從六下上縣其品七下中下下縣其品從七然用人尚濫武成帝搜揚世胄子弟總召集神武門宣旨慰諭而授之自是始用士人凡上縣有丞尉先迎功曹先迎主簿功曹主簿錄事及兩曹戶曹金曹租曹兵曹等掾市長等員合五十四人上中上下縣迺減五人中上縣減六人中中縣減五人中下至下下縣迺減一人各置白直以供役鄴臨漳成安三縣其員差多鄴又領右部西部三尉凡一百三十五里臨漳又領左部東部二尉凡一百一十四里成安又領後部北部二尉凡七十四里里各置正後周長安萬

年縣令正五命七千戶以上令亦同之四千戶以上
縣令正四命二千戶以上令四命五百戶以上令正
三命戶百以下令三命隨增大興長安河東雒陽四
縣令爲正五品諸縣以閒劇衝要爲等級屬官改尉
爲正唐制有赤縣畿縣望縣緊縣上縣中縣中下縣
下縣之差赤令其品正五畿令其品正六上縣令其
品從六望緊同之中縣令其品正七下縣令其品從
七其後又有次赤次畿之名後魏已後冠服並隨其
品焉亦有假臺省官以榮之者屬官置錄事司功司
倉司兵司法司士畧如周制丞爲副貳如州上佐主
簿檢轄如州錄事參軍尉分治諸曹如州判司統內
百戶爲里里置正五里爲鄉置耆老亦曰父老五代
因之夫一同之地有社稷焉有吏民焉可以事神可
以爲政有督責之令有刑罰之威勸課以率下貢賦
以奉上蓋生民舒慘之所屬國家休戚之所同至于
丞尉而下皆亦攸助其治居其任者可不重乎今故
銓次其善惡之迹以爲後世之戒焉凡二十一門

選任

褒異

公正

選任

令長參五等之列布一同之政苟非選任苟補風化

所以蘊幹才而有聲因篤行而辟召若非務其幹蠱
守以廉勤恕察民情精深理道則曷能與於此哉故
曰正理之本必在于親人親人之官莫切于令長斯
之謂矣

漢嚴延年任侍御史坐法致死亾命會赦出丞相御
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
為掾宣帝識之識其前劾霍光擅廢立拜為平陵令

尹賞為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為潁陽
令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成帝永始元年延間長安中
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或有自然怨于吏或受

人賄賂為仇讐也相與探丸彈為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探取之也得赤丸

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其黨與有為吏及它人所

殺者則主其喪事也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

不絕枹擊鼓推也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

宜從事

後漢吳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漢官議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

節儉

韓韶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偽號歷年守令不
能破散多為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
為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

魏何夔爲太祖司空掾屬時東南多變太祖以東郡爲鄴令夔爲城父令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

鄭揮字文公避難淮南太祖聞其篤行召爲邵陵令蜀鄧芝字伯苗先主定益州爲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

南齊沈憲爲左軍司馬太祖以山陰戶衆難治欲分爲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可治但用不得其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治聲大著孔稚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

傅琰初爲山陰令有能名及謂江夏王錄事參軍大祖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爲山陰令

陳沈君高爲廷尉卿宣帝大建元年東境大水百姓饑敝乃以君高爲貞威將軍吳令

蕭弘爲中庶子以疾去官明年京師多盜乃復起爲貞威將軍建康令

褚玠爲中書侍郎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汙免宣帝患之謂中書舍人蔡景曆曰稽陰大邑久無其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曆進曰褚玠廉儉有幹用未審堪其選不帝曰甚善卿言與朕意

冊府元龜 卷之七百一
同乃除戎昭將軍山陰令

比齊路去病爲殿中侍御史以正直知名時敕用土
人爲縣宰以去病爲定州饒陽令

後周辛昂爲龍州長史領龍安郡時事成都一方之
會風俗舛雜尉遲迥平蜀以昂達於從政表昂行成
都令

唐權懷恩高宗時爲尚乘奉御有奉乘安畢羅善于
調馬帝頗狎之懷恩因奏事遇畢羅在帝左右言戲
無禮懷恩旣退執而杖之帝知而嗟賞謂侍臣曰懷
恩巧能不避強禦真良吏也卽日擢爲萬年縣令

竇申德宗時爲司勳員外郎貞元二年正月詔曰政
理之本必在於親人親人之官莫切于長令臺郎御
史選重當時得以分朕之憂司勳員外郎竇申等十
人咸以器能精深理道輟於周行住涖通邑申可長
安縣令鄭珣瑜簡較吏部員外郎兼奉先縣令嘗武
簡較禮部員外郎兼昭應縣令賈全咸陽縣令兼監
察御史韋貞伯藍田縣令兼監察御史崔淙以原縣
令兼侍御史王倉簡較比部員外郎兼美原縣令李
曾盤屋縣令兼監察御史李鯤富平縣令兼殿中侍
御史

韋夏卿爲刑部員外郎時久旱詔于郎官中選畿赤令繇是改奉天縣令

馮伉貞元中爲膳部員外郎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卒充弔贈使抱真男遺伉帛數百疋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屬醴泉闕縣令宰臣進人名德宗意不可謂幸臣曰前使澤潞不受財帛者此人必有清政可以授之遂改醴泉縣令

梁季文矩爲司門郎中太祖開平元年六月以文矩爲開之縣令司勳員外郎孫拙爲浚儀縣令先是二邑皆吏部注授今昇爲赤縣故命二省郎理

褒異

夫賞有功褒有德帝王之彛典也古者子男之任實列于諸侯宰字之官或選于郎署蓋民政之攸係而教化之所出也西漢而下暨夫五代乃有知識深遠材用周敏潔身以馳譽勤職而集事布優異之政著殊尤之績獄訟稀簡寇盜衰息以至濟危窘而有備制疆禦而不懼力勸乎耕稼誕宣其條教由是增之爵秩進諸章綬或降彼恩詔臨問其勤勞或載在冊書激勸乎群萃或寵之蕃錫或賜之嘉名斯皆薰灼其聲猷便蕃其崇獎咸用編次式垂于後

漢王尊行美陽令事宣帝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虢供張也以高第擢為安定大守

後漢卓茂前漢末為密令有異政光武即位下詔褒之拜大傅封褒德侯

歐陽歙為原武令光武初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

孔奮建武初守姑臧長光武詔書以為治有絕迹賜爵關內侯

董宣為雒陽令卒于官光武詔遣使者臨視惟見布被覆尸妻子對哭有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

宣廉潔死乃知之帝以宣嘗為二千石賜文綏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為郎中

馮魴遷邲令光武車駕西征隗囂潁州盜賊群起邲賊延褒等眾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

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皇帝聞其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闕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

秦彤為襄贛令時賊鈔掠到官誅鉏姦猾縣界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疋

寒朗為濟陽令以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帝東巡

狩過濟陽三老吏人上陳朗前政狀帝至梁見朗詔
三府爲辟首由是辟司徒府

魯恭爲中牟令有異政河南尹袁安上書言狀章帝
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
卽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恭在事三年州
舉尤異後拜侍御史

魯丕恭之弟也爲新野令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
陳重爲細陽令舉尤異遷會稽太守

臧旻爲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
童恢爲不其令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

魏楊沛漢末爲新鄭長大祖爲兗州刺史西迎天子
所將千餘人皆無糧沛進乾椹大祖喜後大祖以爲
鄴令已拜大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
奉宣科法大祖善之顧謂坐席曰諸君皆可畏也賜
其生口十人絹百疋旣欲以勵之且以報乾椹也

崔林河東武城人大祖定冀州召除鄆長冀無車馬
單步之官大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
張陟以林對于是擢爲冀州主簿

吳張純字元基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爲太子輔義
都尉

晉郤正初仕蜀爲祕書郎入晉除安縣令武帝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以正爲巴西大守

竇允爲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潔身修己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典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爲浩長以修勤清白見稱河右是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叅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

夏謨爲鄴令卒咸寧元年以謨有清稱賜穀百斛

宋劉真道爲錢塘令文帝元嘉十三年東饑帝遣楊

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上表薦真道政績爲治民之良宰帝嘉之賜穀千斛以真道爲步兵校尉

江秉之爲山陰令以在縣有能遷補新安太守

梁何遠爲武康令勵廉節正身率職民甚稱之高祖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自縣爲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

陳褚玠爲山陰令縣民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玠乃鎖次的等以其狀啓臺宣帝手勅慰勞

北齊薛暉初仕後魏爲雒陽令孝明時京師久旱悉召集華林理問惟雒陽獄有三人帝嘉之賜絹百疋後周路去病初仕北齊爲饒陽令有能名武帝平齊重其能官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

隋房恭懿高祖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薦爲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時雍諸縣令每朔謁帝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

劉曠爲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潁言其狀高祖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

多矣卿能獨異于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爲勸于天下優詔擢拜黃州刺史

郭絢爲漆縣丞煬帝問納言蘇威天下清名第一者誰威以絢對帝賜絢帛百疋令朝集使送至郡郊以旌異焉

唐李大亮高祖武德初爲土門令勸以懇闢歲因大稔時太宗居藩撫巡北境聞而嘉之賜馬一疋帛五十段

王甫武德初年爲醴泉縣令有善政賜帛五十段賞之

賈敦實爲饒陽令政化清淨老幼懷之時兄敦頤復授瀛州刺史舊制大功已上不復連官朝廷以其兄弟在職俱有能名遂不遷替

常崇德爲葉縣令高宗咸亨二年冬幸許汝等州詔賜崇德絹百疋表清節也

鄧玄挺爲頓丘令爲縣有異政璽書勞問

馮元淑爲清漳令政有殊績又歷浚儀始平二縣令

中宗時降璽書勞勉仍令史官編其事迹

李朝隱爲長安令有宦官內寺伯干以非法朝隱正色叱之仍繫于獄睿宗下製褒之曰夫不吐剛而諧

上不如柔而黷下者君子之事也踐雷必繩登車無屈者正人之務也中大夫行長安縣令李朝隱見義不回強直自遂亟聞佳政累著能名近者品官入官有干儀式遂能責之以禮繩之以憊但宦豎之流多有憑恃柔寬之代必弄威權每觀載籍嘗爲嘆息朕規戒前古勤求典憲能副朕意實在斯人虞延持皇后之容梅陶鞭太子之傳古稱遺直復見于今思欲旌其美行遷以重職爲時當閱戶政在養人宜加一階用表剛烈

劉思穆爲深州饒陽縣令崔懷疑爲冀州信都縣令

玄宗開元三年並以課績居最各賜物三十疋勅有司待秩滿日優與處分

唐昇為河東縣令代宗大曆七年褒昇階至朝散大

夫更留三年旌善政也

韋滌為涇陽令德宗貞元二年正月詔曰滌有禦災

之術有字物之方人不流亾事皆辦集惟是一邑之

內獨無愁怨之聲古之循良何以邁此可簡較工部

員外郎兼本官賜緋魚袋并賜衣一襲絹一百疋馬

一匹凡百君子各宜自勉

鄭珣瑜為奉先令韋武為昭應令崔琮為華元令韋

貞伯為藍田令李曾為盩屋令貞元三年五月詔以

珣瑜為饒州刺史武為遂州刺史琮為歙州刺史貞

伯為舒州刺史曾為郢州刺史錄善政也各賜馬一

匹并綵物衣服以遣之

王正雅為萬年縣令當穆宗時京邑號為難理正雅

抑強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為京兆尹帝前褒稱

帝命以緋衣銀章就縣宣賜遷戶部郎中

梁劉群為長子令開平二年三月大祖在澤州群率

人戶來見且言久在山谷保護親族每與軍前潛探

報蕃賊行止時亦供餽芻粟迺相告報帝嘉其忠節

乃賜群章服百姓賤而遣之

李濟美爲開封令薛昭文爲浚儀令乾化二年開封尹以其課最來上請未除替勅曰李濟美等宰邑浩穰有及物之政朕甚嘉之宜量留一年

後唐王延禧攝湯陰縣令柳承翰攝主簿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並賜緋魚袋以帝赴難時經過供頓之勞也

李溫美爲博州武水縣令廢帝清泰二年縣民郭贊而下再經州將陳狀乞奏留之觀察使言溫美公廉無濫賦于民實爲良吏詔曰州縣量留已有規制李

溫美賜緋魚袋

晉趙賚爲壽長令高祖天祐四年七月詔考滿之外量留三年飛蝗避境故也

漢劉繼儒晉末爲晉陽縣令兼昌陵臺令開運三年詔曰興王舊地原廟所存載懷瞻奉之心允屬循良之吏以爾蒞官有政晉人美之假其省銜許留周歲更圖盡瘁以稱陟明可簡較工部員外郎仍量留一年從北京奏故也

周劉表微爲新安令大祖廣順元年遷河東府司錄參軍獎能吏也

公正

古者子男居五等之列今宰爲百里之長人民社稷之攸繫政教威令之所出故名器斯重選任非易歷代而下惟賢是圖乃有稟剛方之性勵貞固之操中立不倚當官而行拒非理之求絕諂上之迹謹守科法靡顧疆禦惟公是徇惟弊是革以至矯偷薄之俗弃印綬而去者咸足多尚者已

齊晏嬰字平仲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乎晏子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

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于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今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權家民之饑者過半君反迎而賀臣臣願乞骸骨公乃下席而謝曰子強復治之東阿者子之東阿也人無復與焉

后漢虞延少爲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賓客放縱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

陳球爲繁陽令時魏郡大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

之大守怒而撻督郵欲令逐球督郵不肯

袁安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因安致書于令安曰
公事自有郵驛私情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
懼然而止

趙儼爲郎陵長陽安大守李通妻伯父犯法儼收治
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于牧守通妻子號泣以
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
憲不阿與爲親交

武周爲下邳令時徐州刺史沛國公臧霸敬異周身
詣令舍部從事諛調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
以善周

周規爲臨湘令長沙大守程徐二月行縣敕諸縣治
道規以方春向農民多劇務不欲奪人良時徐出督
郵責規卽委官而去徐憮然有愧色遣功曹齎印綬
檄書謝請還歸規謂功曹曰程府君愛馬蹄不重民
力徑逝不顧

魏滿寵漢末爲許令故大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
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詞勿加考掠寵一
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大祖言之曰楊彪考訊
無他詞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

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大祖卽日赦出彪
初或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

司馬芝爲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勲貴寵驕豪又芝故
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勲與芝書不著姓名而
多所屬託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勲以不軌誅交
關者皆獲罪而芝以此見稱

吳陶謙爲舒令郡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
耻爲之屈當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強之乃舞舞入不
轉磐曰不當轉耶曰不可轉轉則勝人

晉李密爲温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
魯難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
之劾也密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温縣必賫求供
給温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茭薪蒸
密剗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
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
求之辟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隴西主司
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正

前秦徐嵩爲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
請託路絕苻堅甚竒之謂其叔父咸曰人爲長吏故
當應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

南齊孔道爲陽羨長義興太守王績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道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爲有司所奏績坐白衣領職

梁顧憲之初仕宋爲建康令至于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

羅研爲信安令故事置勸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從之

隋劉行本爲太子左庶子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直無敢至門者由是請託路絕法令清簡吏民懷之

唐李義琰爲太原尉時李勣爲并州都督僚吏皆望風懼伏羲琰獨挺持曲直勣甚禮之

李元素爲武德令時州將李文暕將調率金銀造嘗蒲罇以獻百姓甚弊之而官吏無敢異議者元素抗詞固執文暕乃損其制度以家財營之

楊瑒爲麟遊令時御史大夫竇懷貞簡較造金仙玉仙二觀後牒近縣徵百姓所隱逆人資財以充觀用瑒拒而不受懷貞怒曰焉有縣令卑微敢拒大夫之命乎瑒曰所論爲人寃抑不知計位高卑貞壯其對遂寢其事又中宗時韋庶人上表請以年二十二爲

丁限及韋氏敗省司舉徵租調瑒執曰韋庶人臨朝當國制書非一或進階卿士或赦宥罪人何獨于已役中男重徵丁課恐非保人之術省司遂依瑒所執一切免之

薛訥爲藍田令有富商倪氏于御史臺理其私債中丞來俊臣受其貨財斷取義倉粟數千石以給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以爲儲蓄安敢絕衆人之命以資一家之產竟執之不與會俊臣得罪其事遂行

後唐羅貫爲河南縣令貫爲人強直正身奉法不避權豪時宦官伶人用事凡請託于貫者其書盈閣一無所報皆以示郭崇韜崇韜因奏其事由是左右每言貫之失

冊府元龜終

冊府元龜 令長部

卷之七百一

二十一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令長部 二

能政 遺愛 課最

能政

夫建縣邑置令長有社稷焉有人民焉政之所由出也歷代而下曷嘗不推擇而授任故其宣美績流淑聲者亦不乏其人焉或明以昭姦或智能治劇或推

冊府元龜 令長部

之以恩信或鎮之以清靜或兼文武之用或適寬猛之宜而史氏之述曰其民稱之懷之詠歌之不欺之畏而愛之雖為政不同歸于能矣

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

宓不齊字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倉廩賑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附耳未也對曰當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

達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遺策舉無敗功矣

惜乎不齊為之大功乃與堯舜參詩曰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

亦治巫馬期問其故于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子則君子矣逸四支平耳目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教而已矣

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化阿至阿鑄其庫兵以為耕

器出倉廩以賑貧窮阿縣大化

西門豹魏文侯時為鄴令河內稱治名聞天下

子產治鄭

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

漢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

不苛以愛利為行仁愛于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

召信臣字翰卿九江壽春人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為零陵太守

後漢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哀帝時以父任為郎後父仁為河南郡尉而述補清水長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

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

歐陽歛為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歛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

班彪察司徒廉察舉也司徒薦為廉為望都長吏民愛之

耿國歷頓丘陽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稱之

李咸為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

劉平彭城人為郡吏守菑丘長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後為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

知所問惟班詔書而去

魯王興光武兄子試守緱氏令有明畧善聽訟甚得名稱

法雄為平氏長善政事吏人咸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充陵令

滕撫為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六縣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

劉駒駮為滎陽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
韋義為廣都長甘陵陳二縣令政甚有績官曹無事
牢獄空虛

陸康為高城令縣在邊郵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

備不虞不得行來行來猶往來也長史新到輒發民繕修城

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為治寇賊亦息州縣表上其狀

和拂為宛令時南陽縣郡吏因休沐游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

第五訪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

趙苞為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

西大守

葛龔為湯陰令又為臨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

王渙為雒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

任浚為劇令劇縣名屬北海郡初雒陽令王渙卒後連詔三

公時選皆不稱職順帝永和中以浚補之浚擢用文

武吏皆盡其能一歲斷獄不過數十

衛颯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按劇除侍御史襄城令

政有名績

童翊舉孝廉除須昌長化有異政吏人生為立碑

宋登為汝陰令為政明能號稱神父

桓鸞為已吾汲二縣令甚有名迹諸公並薦

劉洪為曲成侯相政教清均吏民愛而畏之為州郡

之所禮異也

崔瑗為汲令在事數言便宜視事一年百姓歌之

袁安歷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愛之

荀淑為朗陵侯相號稱神君

劉虞為博平令治政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

害不生

魏梁習漢末為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

治

崔林河東武成人太祖定冀州召除鄆長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對于是擢爲冀州主簿徙署別駕丞相掾屬倉慈字孝仁黃初末爲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

吉茂字叔暢舉茂才除臨汾令在官清靜吏民不忍欺

蜀呂乂爲新都綿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

晉曹攄爲雒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

喬智明少以德行聞成都王穎表爲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

竇允始平人出自寒門清尚自修少仕縣稍遷郡主簿察孝廉除浩豐長勤于爲政勸課田蚕平均調役百姓賴之爲臨水令克已勵俗改修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

潘京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于政術路不拾遺陸雲爲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爲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

宋傅僧祐有吏才再爲山陰令甚有能名末世令長

莫及

江秉之為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為建康令為
治嚴察京邑肅然後為山陰令民戶三萬政事煩擾
訟訴殷積階庭嘗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嘗得無事
宋世惟顧凱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循理
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遷補新安太守
徐豁為山陰令精練法理為時所推
陸徽吳人也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為太祖所善
南濟沈憲為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嘆之曰此
人方圓可施

蕭赤谷為錢塘令治政為百姓所安遷正員郎吏民
請留之時議見許

蕭景為永寧令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
服景為政乃榜郡門曰諸縣有凝滯者可就永寧令
決之

傅琰字季珪山陰令僧祐子也琰又為山陰令山陰
東土大縣難為官長僧祐在縣有稱琰尤明察父子
並著奇績江左鮮有世云諸傅有治縣譜子孫相傳
不以示人
一云琰為武庫令遷山陰令並
著能各二縣皆謂之傳聖也

劉玄明有吏能為山陰令大著名績傅琰子翽代玄

明爲山陰令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荅我有
奇術卿家譜所不載我臨去當告卿將別謂之曰作
縣惟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顧憲之爲建康令性清儉強力爲政甚得民和故京
師飲酒者得醇旨輒號爲顧建康醇清且美也
丘仲孚爲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爲之謔曰二
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傅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
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也
吉玢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
月風化大行

陳殷不佞初仕梁承聖初爲武康令時兵荒饑饉百
姓流移不佞巡撫招集襁負而至者以千數

江德藻爲新渝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

後魏韓念祖爲上黨令徐州刺史尉元表念祖始臨
之初舊民南叛全無一人撫慰招集愛民如子南來
民費僉先等前後歸附戶至二百有餘南濟陰郡睢
陵縣人趙憐等辭稱念祖善于綏撫清身請乞念祖
爲睢陵令若得其人必能招集離叛成立一縣獻文
詔曰樹君爲民之情如此可聽如請

吳平仁爲定陽令有恩信戶增數倍汾州刺史穆羆

以吏民懷之爲表請孝文從之

楊機行河陰縣事明達政事斷獄以情甚有聲譽

高謙之爲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治體多爲政事

北齊杜弼爲光州曲城令爲政清靜務盡仁恕詞訟

止息遠近稱之

隋房恭一字慎言沉深有局量達于從政爲平恩令有能名

郎茂初仕北齊爲保城令有能名百姓爲立清德頌周平齊後爲衛國令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要明廉耳

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

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

長孫熾爲諫議大夫攝長安令與大興令梁毗俱爲

稱職然毗以嚴正聞熾以寬平顯爲政不同部內各

化

魏德深大業中爲貴鄉長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

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弛紊吏多賊賄所在徵歛

下不堪命惟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

給百姓不擾稱爲大化于是盜賊群起武陽諸城多

被淪陷惟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

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于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法者數矣其鄰城營造皆聚于廳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清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嘗若無事惟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餘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嘗爲諸縣之最

高世行大業末爲櫟陽令劉高爲蕭令劉熾爲城臯令俱有恩惠風教大洽獄無繫囚爲吏人所稱

唐顏師古隋仁壽中爲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鷄焉用牛刀素奇其對官梁以幹理聞

獨孤懷恩爲鄆縣令高祖平京城受長安令在職嚴明甚得時譽

韋承慶調露中爲烏程令風化大行

李峴信安王禕第三子樂善下士頗有吏才以門蔭入仕累遷高陵令政術知名特遷萬年令所蒞皆著聲績

蔣沅乾元中爲陸渾監屋咸陽高陵四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沅竭心撫綏所至安輯副元帥郭子儀每統兵由其縣必誠軍吏曰蔣令清嚴幹辦供億固當有素士衆得蔬飯見饋則已無撓清政其爲時人

能政
卷之七十一

所稱如此

闕播大曆中為河南府兵曹攝職數縣皆有政能
田庭玠魏傳節度使典之父幼敦儒雅不樂軍職起
家為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東城河間四縣令所至以
良吏稱

王正雅穆宗朝為萬年令時京邑號為難理正雅抑
強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為京兆尹于帝前保稱
帝命以緋衣銀章就縣宣賜遷戶部郎中
後唐賈復累為鎮冀屬邑令所蒞有能政

劉遠清泰初為鉅野令縣民張廷煦等舉留遠詔曰
月限外量留一年

李溫美清泰中為博州武水令縣民二百舉留溫美
詔本限外留一年

王遵美為密州諸城令考限欲滿部人以善政舉留
時已除替人特減一選

晉李顥美為武陽令性廉謹大著政聲
任沉為青州邑益都令縣民舉留量留一年

孟承誨為宗城令秩滿以百姓舉留嘗山橐城令
皆有善政

宇文頡為汝州襄城令縣民舉請敕月限外量留一

令長部
十一

年

李殷爲太谷令北京上言殷釐務公廉以德化下獄無囚繫刑無鞭撻薪水之事不擾于民力賦輿之數不失于公程三時勸農躬行田井乾糶曝餓裹行而食一邑熙熙長幼有序流者歸復如戀父母今考秩垂滿衆情願晉敢希明恩重令治任詔下褒美量留一年

周司徒詡清河人後唐明宗之鎮邢臺詡往謁之甚見禮遇命試吏于邯鄲歷永年須城令皆有能名景範初以明經擢第歷貝州清陽簿濮州范縣令皆以強幹著名

李元懿爲青州北海縣令民五千餘詣闕舉稱元懿所任添千戶出稅錢貫疋萬勸課百姓種樹十三萬于縣廨內種樹千其年早霜北海不損田諸縣蝗不入縣界泥龍求雨無應李令答龍責之卽日雨足民有詞訟當面剖斷出俸錢修公廨置什物當李令在官曾將其事于本州舉請前使劉銖以爲阿附例遭決責令以元懿之政望更賜李令三二年時元懿已授宋城令以縣民堅請遂復爲北海以獎之

遺愛

觀夫寄百里之命布一同之政若乃清白自處風教
 外行訢合民情允臻王化則有因伏臘以放囚繫勸
 農桑而成歲事民懷其惠吏不恐欺頌德以立碑畫
 像以配祀故先民有言曰善人為政歿且不朽共是
 之謂乎

西門豹為鄴令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皆溉至漢
 時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
 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
 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
 終聽置之

漢朱邑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
 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
 敬焉後遷大司農病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
 民愛我必葬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
 之祭丞嘗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為邑起家
 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焦贛為小黃令化行縣中舉最當選三老官屬上書
 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

後漢卓茂初為密令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下部
 丞勸農桑遷茂為京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

魯恭為中牟令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

王喬為葉令及卒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

韋義為廣都長以兄順喪去官廣都為生立廟後為

甘陵陳二縣令及卒二縣吏民為義舉哀若喪考妣

寒郎為濟陽令以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

和帝東巡狩過濟陽三老吏人上書陳郎前政狀帝

至梁召見郎三府為辟首由是辟司徒府

楊仲績為祁令甚有德惠人為立祠

劉寔為東平陵令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弃官去

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

姜詩為江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為立祀

宋登為汝陰令後為潁川大守病免卒汝陰人配社

祠之

王渙為雒陽令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容嗟男女老壯

皆相與賦歛致奠醑以千數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

廉皆顧繫按于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嘗持米到雒為

卒司所鈔嘗亾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

恩其政化懷物如此人思其德為立祠于安陽亭西

每食輒弦歌薦之

陳寔為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以沛相賦歛違

令長部

十四

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

荀淑為當塗長歷朗陵侯相及卒二縣皆為立祠

劉陶為順陽長

又云名騶
驗為滇陽

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

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蜀董和為成都令縣界豪強憚和嚴去訖益州牧劉

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幼相携乞晉和者

數千人璋聽晉二年

晉荀勗為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

生為立祠

陸雲為浚儀令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

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

孔奕為全椒令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慈親

南齊樂預為永世令民懷其德卒有一老嫗行檐解

蔽若將詣市聞預死弃檐號泣

周顥為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

梁樂藹為龍陽相以父憂去職吏民詣州請之葬訖

起焉

劉香為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人三百餘人詣闕請

留勅許焉

蕭景為永寧令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請

令長部

闕表請景爲郡不許還爲驃騎將軍

傅岐爲始平令後去縣民無老小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于數十里

隋劉曠高祖開皇初爲平鄉令在職七年風教大洽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于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魏德深煬帝大業中爲貴鄉長百姓不擾稱爲大化遷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欷歔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旣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父母貴鄉父老冒涉險難詣闕請留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

貴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瑩等至兩縣請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哭因而居住者數百家後與賊戰没于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

房彥謙爲長葛令超授鄭州司馬吏民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爲其百姓思之立碑頌德唐張元濟隋大業中爲武陽令務以德教訓下百姓懷之

高獻爲通義令以善政稱去官後人吏樹碑頌其德崔務智爲博州清平令以歲滿當去職百姓懷其善

政詣闕請更留一年制許之

韋景駿爲肥鄉令後爲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犒餞晉連經日有童稚數人年甫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謂曰計吾去此時汝輩未生旣無舊恩何慙懃之甚也咸對曰比聞長宿傳說縣中廨宇學堂錦舍隄橋並是明公遺迹將謂古人不意親得瞻覩不覺欣戀倍于嘗也其爲人所思如此

崔縱爲藍田令寬明勤謹德化大縣人請立碑

薛珏爲渭南令以清白尤異聞遷昭應令縣人請立碑紀政珏因固讓不受

裴耀卿爲長安令在職二年寬猛得衷及去官縣人甚思詠之

晉史圭爲樂壽令里人爲之立碑

課最

夫郡縣者國之藩維令長者民之父母欲親其民必修其政則有立神明之譽興廉讓之風吏民悅服獄訟和平清白尤異課績最莫不升諸公朝待之異數所以三考黜陟前王令典五等優劣後世準繩不然清濁不分善惡何勸乎

漢卜式爲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臯令將漕最

爲縣令而

又使領漕其課最上

趙廣漢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京兆尹

王尊行美陽令事宣帝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

辦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虢供張也以高第擢為安定太守

義縱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敢行暴虐之政少溫籍言無所

含容也縣無逋事逋也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

焦延壽守贛為少黃令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

遷以課最而被舉故一遷而為他官也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

增秩留依許留而增其秩

召信臣為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

後漢杜詩為成臯令視事三歲舉政尤異

魯恭為中牟令在事三年州舉尤異

魯丕為新野令視事暮年州課第一

祭彤為偃師長有權畧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為第

一

牟融以司徒茂才為豐令視事三年縣無獄訟吏畏

而愛之治有異迹為州郡最

孔奮守姑臧長詔書以奮在姑臧治有絕迹賜爵關

內侯

胡紹為河內懷令政教清平為三河表

陳重舉茂才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選為會

稽大守

劉祐除任城令兗州舉為尤異

童恢為不其令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大守

伏恭為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為

尤異

魏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為

三輔第一

臧旻為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

蜀呂義為新都綿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為一州

諸城之首

晉鄭袤為黎陽令吏民悅服大守班下屬城特見甄

異為諸縣之最

杜軫除池陽令為雍州十一郡最

宋夏侯詳為新汲令治有異績豫州刺史段佛榮班

下境內為屬城表轉治中從事史

南齊蕭景為永寧令治為百城最

梁丘仲孚再為山陰令仲孚長于撥煩善適權變吏

民敬服號稱神明治天下第一

隋長孫熾建德二年授雍州倉城令尋轉蓋屋令頻宰二邑考績連最遷嶠郡守

劉曠開皇中爲臨穎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房恭懿開皇初爲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

房彥謙爲長葛令仁壽中文帝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爲天下第一

唐劉思穆爲深州饒陽令與冀州信都令崔懷嶷課績居最

薛珽拜試太子中允兼渭南令奏課第一間歲復以清白尤異聞

路嗣恭始名劍客後歷仕郡縣有能名後授神烏令考績上下爲天下最以其能賜名嗣恭

裴向累爲京兆府戶曹轉櫟陽渭南縣令奏課皆第一朝廷亟聞其理行擢爲戶部員外郎

王播爲殿中侍御史授三原令臨所部政理修明恃勢豪門未嘗貸法歲終考課爲畿邑之最

册府元龜終

厚躬行儉約以戒奢侈興隆學較以尚經術責已以
息其訟隨方以勸其善繇是俗化斯華政事惟醇貪
暴用悛親黨咸睦下以無爭人不忍欺至于道不拾
遺耕者讓畔斑白不挈弦誦相聞者蓋有之矣頌曰
懷我好音斑固亦云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者
皆斯之謂也

魯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

仲繇字子路為蒲大夫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而善
之曰繇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繇乎忠信以
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繇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

問曰夫子未見繇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
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
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
闕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

言偃字子游為武城宰孔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莞
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言治小國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

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使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和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謂從行者偃之言是

也前言戲之耳戲治小而用大道

宓子賤治單父恐魯君聽讒令已不得行術將行請

迎史二人俱至單父使其書將書宓子掣其肘書不善則怒史患之請歸報魯君太息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也乃令告宓子曰自今以來單父非寡人之有也子有之也有便于人者决之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得行其術三年巫馬期往而觀化于單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期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化至矣使民間行若有嚴刑于旁敢問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嘗與言曰誠乎此者形乎彼宓子必行此術也

高柴字子臯一作子羔為成宰初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

哀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蠶

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啜凡死者

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蠶有筐蟬有綏不為蚕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蛭也綏謂蠶也長在腹下也

魏西門豹為鄴令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兵甲官無計

會人數言其過于文侯文侯身往行其縣果若人言

文侯曰翟黃任子治鄴大亂子能變道則可不能將

加誅于子西門豹曰王主富民霸王富武臣國富府

庫今君欲為霸者也臣敢為績于民君以臣請先登

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乃登城而鼓之致甲筭甲

苛箭操兵弩而出再鼓服捷載粟米而出服駕出而捷檐文

侯曰罷之西門豹曰信非一日積也一舉而欺之其

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

後漢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欺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入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餽

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于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疆請求耳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于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治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禁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于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嘆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慚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貫寬代貸也于是吏人信服

劉寵為東平陵令是時民俗奢恭寵到官躬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

宋均為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後為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

葬不得侈長

禁之不得奢侈有餘

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

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

賈彪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并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按法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嘗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按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

吳祐為膠東侯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

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
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
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
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
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
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劉矩爲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
革民有爭訟矩嘗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
悉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
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

楊仁爲什邡令寬惠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
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
學大興

陳寔爲大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歸附者
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縣司官行部吏慮有
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
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
人乎亦竟無訟者

劉梁爲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
庶桑瓚隸風移礪礪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

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戒躬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

仇覽為蒲亭長勸人生業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暮年稱其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極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孝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

其子母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

孝子

一日覽為縣陽遂亭緣好行教化部人羊元因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請責元以子道

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床下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鷓鴣梟哺所生

鍾離意為瑕丘令吏有擅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

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亦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

童恢為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

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餼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

劉平爲全椒令掾吏五日一朝罷門闌卒署各遣就農人懷感至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行部獄無囚徒民各自以爲職不知所問惟頒詔書而已魏鄭渾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

趙儼爲朗陵令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寔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旣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

司馬朗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舡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

高柔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况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爲佳吏

蜀董和字幼宰劉璋以爲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

後貨殖之家侯服王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晉杜軫爲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唐彬爲鄴令道德齊禮朞月化成

范甯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往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

江道爲大末令縣界深山中有凶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道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襁負而至朝廷嘉之

宋孔欣之爲武康令時吳興人沈道虔居石山下鄉里年少相率受學道虔嘗無食以給學徒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

梁裴子野爲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民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

後周辛昂爲成都令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

誠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
隋劉曠開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爭訟者輒
丁寧口曉以義理不加繩劾自各引咎而去所得俸
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
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
息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

郎茂爲衛國令有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
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
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
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
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

唐高智周嘗州晉陵人高宗朝舉進士補費縣令與
丞尉均分俸錢政化大行人刊石以頌之
帝景駿開元中爲肥鄉令縣人有母子相訟者景駿
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痛終天無分汝幸在
溫清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嗚
咽乃取孝經與之令習讀於是母子感悟自請改悔
遂稱慈孝

馮伉貞元中爲醴泉令患百姓多昏猾爲著諭家十
四篇大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

傳習

感化

夫寄百里之命布一同之政既惠愛以臨民必誠心而待物則有民懷感而附德物反妖而爲瑞是以獸出其境鳳集于庭雉馴蝗散滅火反風感化所至其道可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斯之謂也

後漢卓茂初爲密令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

劉昆以光武建武五年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

謝夷吾爲壽張令明帝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徙郡國荐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

鄭引爲騶令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登騶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以狀聞詔不以爲然遣使案行如言也

戴封爲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卽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

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
 楊統章帝建初中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
 伏縣界蒙澤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於寺
 舍人庶稱神也

魯恭為中牟令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
 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

往廉仁恕掾王獄屬河南尹廉察也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

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
 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
 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禽獸此二異也豎子有

仁心此三異也以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

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恭廉不矜功封以言府

府即奏上尹以檄勞曰君以各德久屈中牟暴安因

上書言狀章帝異之

公沙穆為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乃設

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田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

經日既霽而螟蟲自消百姓稱曰神明

童恢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獲二虎

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虎狼當食六

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

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卽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

韓稜字伯師爲下邳令視事未暮吏民愛慕時鄰縣皆雹傷稼惟下邳界獨無

王阜字世公爲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止學宮阜使校官掾長沙疊爲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翱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

劉平爲全椒令先是縣多虎爲害平到修政選進儒良退黜貪殘視事三月虎皆渡江而去

陳曄字文鍾爲卒令有惠政桑旅生二萬餘株民以自給

劉虞爲博平令治政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鄰縣接攘蝗蟲爲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南齊夏侯恭叔爲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如燭成以善政所致

梁庾黔婁仕齊爲編令治有績先是縣境多虎暴黔婁至皆渡往臨沮界當時以爲仁化所感

陳司馬申宣帝太建九年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絕有白雀巢于縣庭

唐元德秀爲魯山令部人爲盜吏捕之繫獄會縣界有猛獸爲暴盜自陳曰願格殺猛獸以自贖德秀許之猾吏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囚無乃累乎德秀曰吾不欲負約累則吾坐必請不及諸君卽破械出之翼日格猛獸而還誠信化人大率此類

晉趙賡爲壽張令高祖天福四年閏七月詔賡考滿之外量留年以飛蝗避境故也

勸課

夫百里之長教乃居先四民之業農爲之首俾盡力乎樹藝在以時而敦勗若乃嚴制科令篤勸生業雖

果菜之細鷄豕之微咸有名數以爲程課所以風化振舉戶口繁多靡不由此者也所謂勸穡以固本原生以利人斯之謂矣

後漢仇覽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鷄豕有數

魏楊沛字孔渠爲新鄭長典平禾人饑窮沛課民益蓄乾椹收豈豆闕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舍會太祖爲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椹

楊仁爲什邡令憲田千餘頃

那顛為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

吳陸遜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縣連年荒旱遜

開倉穀以賑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

晉竇允字文雅始平人為浩亶長勤於為政勸課田

蠶平均調役百姓賴之

梁姚察為原鄉令時邑境蕭條流亾不及察輕其賦

役勸以耕種於是戶口殷盛民至今稱焉

沈瑀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

栗女丁半之人咸勸悅頃之成林

唐李大亮武德初為土門令屬百姓饑荒大亮勸以

墾闢歲因大稔

冊府元龜

令長部

聖朝憲因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令長部 四

仁惠 靜治 廉儉

仁惠

傳曰中心憐怛愛人之仁也又曰德以施惠若夫居
宰邑之任蘊恤下之志誠信既篤吏不恣欺仁惠所
化民用胥悅斯固道德齊禮庶幾乎耻格者也至有

册府元龜 令長部

遭疫癘而給以醫藥值伏臘而免其徒繫遣囚申孝
活人甘戾開公廩以賑乏出私穀以濟貧重絕世嗣
俾有遺育或使人而坐罰或受餉而代輸及夫與利
以厚其生捍患而濟其戾哀多以矜弱克己以愛人
用能興廉讓之風成愷悌之政非夫恂恂君子以教
化爲任者疇能及是哉

漢朱邑廬江舒人也少時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

愛利爲行

仁愛於人而安利也

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

之有恩所部民吏愛敬焉

後漢馮魴爲邾令光武西征隗囂

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
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卽
馳赴潁川魴請行在所帝案行闕處知魴力戰乃嘉
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
自髡剔負鉄鎖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
聚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
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
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
萬歲是時無有盜賊並爲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
清靜

虞延為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咸悅之

鮑昱為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縣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永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上宿遂全其有子

鍾離意會稽山陰人少為郡督郵大守賢之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隱親謂親自隱恤之所部多蒙全濟後為經給謂給營濟給之

堂邑令初到市無屋意乃出俸錢作屋民齋茅竹或持材木爭赴趣作不日而成既畢為解土祝曰興功役者令也如有禍崇令自當之民皆大悅邑人防廣為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歛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歛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竟得以減死論

曹褒為圉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大守馬巖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勅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為盜

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
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生之吾
所願也遂不爲殺嚴奏褒奐務免官歸郡

吳祐爲膠東侯相安丘男子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
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亾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
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
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
恐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
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
未有子也卽移安丘送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

中妻遂懷孕冬至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
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
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
繯而死

崔瑗爲汲令爲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
之

蘇章爲武原令時歲饑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

度尚爲文安令遇時疾疫穀貴人饑尚開倉廩給營
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
奇之

周澤爲澠池令奉公克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
韓韶爲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
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饑困
乃開倉賑之所資贍萬餘戶王者爭謂不可韶曰長
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
名德竟無所坐

陳登爲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

吳朱桓爲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長吏
隱親醫藥餐粥相繼士民感戴之

晉喬智明陸慮共二縣令部人張兌爲父報讐母老
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入
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兌逃者兌曰有君如此吾何忍
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
赦得免其仁感如是

華譚爲邾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
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
績

范廣爲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卽
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暫還榮亦如期而反縣
堂爲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

米貴廣散私穀賑饑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投之戶口十倍卒於官

夏方爲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

曹攄爲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耶衆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尅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

南齊周顒爲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顒言之於太守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嘗祇應轉竭蹙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或自經溝瀆亦有推臂斫手首目殘落貶傭貼子權赴悉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嘗促輒有植杖被縕稽顙皆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筋當書偃筆爲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齊不得不就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畧聞諸縣亦處處皆躓唯上虞似百戶一滂大爲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彫罄宜應有以普救倒

懸設流開便則轉惠爲功得之何遠
何思澄爲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察不受禮遺夏節
至忽勝門受餉數日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
代貧人輸稅

梁傳岐爲始新令縣民有因鬪相毆而死者死家計
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
岐卽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首服法當償死會冬
節至岐乃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掾曹固爭曰
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
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宗深相歎異遽以狀聞

隋房恭懿開皇初爲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文帝聞
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之未幾
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帝聞而止之時應州
諸縣令每朝謁帝必呼恭懿至榻前訪以化下之言
魏德深大業末爲貴鄉長越王侗徵兵於郡丞元寶
藏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
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
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
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欲歸誰能相禁何爲自苦如
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

道路難乎其得人心如此

唐李大亮爲土門令屬百姓饑荒盜賊充斥大亮賣所乘馬分給貧弱勸以懇田歲因大稔

員半千爲武陟尉屬頻歲旱饑勸縣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餒子良不從會子良赴州半千便發倉粟以給饑人懷州刺史郭齊宗大驚因而按之時黃門侍郎薛元超爲河北道存撫使謂齊宗曰公之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

裴耀卿開元初爲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儲蓄之家預給其直遂無姦僦弊公私甚以爲便

盧坦爲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許以機織未就坦請延十日府不許坦令人但就其織而輸勿顧限也違之不過罰令俸耳旣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

韋景駿爲肥鄉令縣北界漳水連年泛溢舊堤逼近水漕雖修築不息而漂流相繼景駿審其地勢柘南數里因高築堤暴水至而堤南以無水患水去而堤北稱腴田澤水舊有架柱長橋每年修葺景駿又改造爲浮橋自是無復水患至今賴焉時河北饑景駿

躬撫合境村閭必通贍恤貧弱獨免流離

晉史圭初仕後唐同光中為寧晉令擅給驛廩以代

饑民民甚感之及為樂壽令里人為之立碑

靜治

令長之德有仁恕有明察有強毅有清儉各行其志
同歸於理然字人之道簡易為先不嚴而理不肅而
成民性本靜斯得不煩之旨焉古人有足不下堂智
周於物不求課最政寬務簡渾無朕迹化若神明幾
乎無為之治清靜之化老氏曰治大國若烹小鮮斯
之謂矣

子奇齊人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

追曰未至阿及之還之已至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

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與其載者白首也夫以老

者之智以少者之決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至阿鑄

其庫兵以為農耕器出倉廩以賑貧窮阿縣大化

宓子賤魯人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

使書憲法數品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

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

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憂之使不得施其善

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大治

宓子賤彈鳴琴身不下堂

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
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
謂任人子之謂任力
任力者勞任人者佚

漢原涉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在馮翊之縣今

之雲陽谷口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名不言而治
是其處也

李歷為新城長政貴無為

後漢陳寔為大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

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縣司官行部

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

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嘆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

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

劉永國字叔儒為東城令聞其名枉者更直濁者強

清肅然無事唯以著作為務

魏倉慈字孝仁文帝黃初末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

民畏而愛之

吉茂字叔暢為臨汾令在官清靜吏民不忍欺

晉襄侯湛出為野王令以卹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

清務閑優游多暇

李喬為樂平侯相政尚清簡

王衍為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

劉超為句容令推誠於物為百姓所懷當年賦稅主

者嘗自四出結誣家皆至起但作大函封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當年

賀循為陽羨令以寬惠為本不求課最

宋顧顛之為山陰令山陰民戶三萬海內劇邑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顛之理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堦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績修莫能尚也

江秉之為山陰令民戶三萬政事煩擾訟訴殷積庭堦嘗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嘗得無事

南齊傅翽琰之子翽為官亦有能名後為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文人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荅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凝滯欲不理得乎後為建康令復有能名

梁劉霽為海鹽令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著稱

何昭為永康令以和理著稱

後魏泉企字思道年十二為豐陽令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

隋劉曠文帝開皇初為平鄉令人有爭訟者輒丁寧

曉以義理不加繩刻各自引咎而去

魏德深煬帝大業中爲貴鄉長爲政清靜不嚴而化唐張元濟隋末爲武陽令務以德教訓百姓懷之

廉儉

廉以自歛儉爲恭德誠以約而鮮失亦遠耻而斯在乃有分蒞邑政克敦清節彰明於素履率厲於頽俗處脂膏而弗潤立折貉而無媿服飲蔬菲器玩質樸唯仰給於俸祿咸抑讓其饋禮損已卹下致孝博愛迨乎罷秩固能治生乃至云亾曾無餘粒若乃浮雲公廩脫屣空家徹庖爨之具減芻秣之微雖切自修亦矯激大過耳

後漢董宣爲雒陽令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光武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

孔奮建武初爲姑臧長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旣立節

治貴仁平大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嘗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旣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穀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羗胡更相畏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

胡紹爲河南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詣舍受俸米於閣外炊作乾飯食之不設金龜
宋度爲定陵令素杯食麥飯

范丹字史雲爲萊蕪長去官於市賣卜妻績紡以自給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魏時苗字德胃爲壽春令其始之官乘薄輦車黃犢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群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爲矯激然由此名聞天下

蜀董和漢末爲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

晉杜軫爲建寧令秩滿將歸群蠻追送路遺甚多軫

一無所受去如初至

宋何子平有孝行爲六郡海虞令縣祿唯給供養一身妻子不犯一毫人或疑其儉薄子平日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已問者慙而退

南齊褚球爲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俸而已

周洽歷句容曲河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歛吏人爲買棺器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車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卹乃勅不給贈賻

梁孫謙爲寧朔將軍錢塘令治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却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嘗借官空庫廊居焉

何敬叔爲東海令在縣清廉不受饋

劉香爲餘姚令在縣清絜人有饋遺一無所受郡守湘東王發教褒稱之

樂法才爲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高祖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

何遠爲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民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

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為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網將不為古人所笑乎

嚴植之建武中為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

丘師施以廉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

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范述會位至臺郎范述曾事具牧守門

陳楮玠為山陰令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

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蚩玠以非百

里之才玠答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

吏跼踏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為不達

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為信

隋高世衡為櫟陽令劉高為蕭令劉熾為成臯令大

業之末長吏多賦惟衡高及熾清節逾厲

馮履謙為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江陽尉與謙疇

舊餽鏡一面謙集寮吏遍視之曰此張公所致也吾

與之有舊吾效官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

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效官必至於此復書於使

者乃歸之

唐袁承序武德中為建昌令在任清潔士吏懷之

馮元淑為浚儀始平二縣令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

之官所乘馬牛後則不與芻云令其作齋身及奴僕

每旦食而已俸祿之餘皆備公用並給與貧乏或譏其邀名元淑曰此本性不為苦

柳公綽為渭南尉屬歲饑其家雖給而每飲不過一器歲稔復初

晉李為光初仕後唐為臨潁令已俸之外未嘗受邑人饋遺其縣署被損有年矣累政因循無復修者為光以文告乃屬縣上戶出材植人工營葺悅而使之百姓子來不數月公宇一新暨得替移家唯有大豆數石

漢鄧守中為開封令妻子不之官舍其所履有可稱者

參閱

同治較釋

册府元龜終

册府元龜 令長部

卷之七十四

十六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人、長部 五

明察 折獄 武功 屏盜 屈才

明察

百里之民慘舒繫之令長之謂也若非臨下有立斷之敏處事知矯枉之效何以糾正微隱擒摘姦伏使盜賊之輩避其嚴明孤弱之流受其惠養乎嘉之有

始有卒惟清惟勤勤則事無不理清則人皆自憚上
可以宣帝王之風下可以裨岳牧之政次之簡編俾
後生之擊節爾

漢魏相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

羊客詐稱御史止傳傳謂縣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

相首姦收捕案致其罪論客棄市殺之於市茂陵大治

焦延壽字贛梁人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其能先

知姦邪盜賊不得發以其嘗先知姦邪故欲為盜賊者不敢起發

後漢公孫述為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

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言明察也

周紆為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

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

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

載藁入城者悉猶知也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鈴下

侍閣碎車此皆以各自定者也外頗有疑我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

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

人莫敢欺者

法雄為平氏長善政事好發摘姦伏盜賊希發吏人

畏而愛之

度尚為上虞長為政嚴峻明於疑理發摘姦非吏人

謂之神明

荀淑爲朗陵侯相號稱神君

方儲字聖明爲句章長時人田還置餘粟一石及刀鋤於田陌明日求亾去疑其傍家儲曰此人非偷自呼縣功曹謂曰君何取人粟置家後積焚中功曹歎服後爲雒陽令功曹是竇憲客爲竇所諷夜殺人斷頭著奩中置廐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者耳邊問誰所殺有頃者死人言爲功曹所殺收功曹拷竟具服蜀何祗爲成都縣令時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姦穢每比人嘗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姦詐衆咸謂祗之發摘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

晉孔奕爲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呵曰人餉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簡視之一甕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奕曰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陳珉爲吳令善發摘姦伏境內以爲神明

宋劉秀之爲建康令性纖密善糾摘微隱政甚有聲吏部尚書沈演之每稱之於太祖

南齊孫廉爲建康令時吳令傅翽聞其廉白因問曰

聞丈人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
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行動則事物無不理綱自行則
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
梁王籍仕齊爲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摘伏目下莫
能欺也

孫謙爲句容令清慎強記人號爲神明

顧憲之爲建康令發姦摘伏人號爲神明

後周柳帶韋爲解縣令轉分陰令發姦摘伏百姓畏
而愛之

唐張元濟隋末爲武陽令嘗道逢一老母種葱者結
菴守之元濟謂母曰但歸不煩守也若遇盜當來吾
令老母如言居一宿而葱大失母以告元濟濟悉召
葱地十里中男女畢集元濟呼前驗問果得盜葱者
季畜爲汜水主簿處事敏速有聲稱雖村童厮養之
輩一閱之後無不知替代姓名者

李勉天寶末爲開封尉時昇平日久汴州水陸所輳
邑居龐雜號爲難理勉與聯尉盧成軌等並有擒姦
摘伏名

李夷簡建中末爲華陰尉德宗發幽隴戴蘭段誠諫
等數將兵東討李希烈遷迤進發相次出關朱泚旣

僭位廼使以僞詔追令却廼至華陰縣夷簡見泚使
非嘗人也言於知驛官李翼令捕斬之翼初未許夷
簡再三言廼令追及於潼關卽泚所使腹心劉忠孝
齎書牒也遂與關使駱元光立殺之故泚所召兵不
得時入關駱元光得以整齊師旅華州竟免陷賊
馮元淑則天時爲清章令百姓號爲神明

折獄

夫令長字人之官聽斷立政之本善惡攸司曲直是
主一境由其治亂三農繫乎慘舒非夫明達君子忠
信飭躬孰能使其無訟乎苟非其人則輕重由心上

下其手貨賂公行民受其弊矣孔子曰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至哉斯言乎

後漢王渙爲雒陽令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
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又能以譎數發
摘姦伏京師稱歎以爲渙有神筭

魏杜畿年二十爲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
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竒其
年少而有大意也

胡質爲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
吏馮諒繫獄爲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

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吳張舉字子清爲句章令有婦殺夫者因焚屋言燒死其弟疑而訟之舉案屍開口視無灰令人取猪二頭殺一生二而俱焚之開視其口所殺者無灰生者有灰乃明夫死婦遂首服焉政化流行民歌遺澤

晉曹攄爲雒陽令時天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群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官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鞠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寃更加辦寃具得情實時稱其明

陸雲爲浚儀令人有見殺者姓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而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侯之與語便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俟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宋顧憲之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失者所認盜者亦稱已牛二家辭理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爲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

任其所去牛逕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發姦摘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

南齊傅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姆爭團系來詣琰琰不辨覆團系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爲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鷄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無敢復爲盜

傳岐爲始興令縣民有因鬪相毆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卽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首服

後魏高謙之爲河陰縣令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令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具伏盜馬徒黨悉獲

北齊薛琡魏正光中行維陽令部內肅然有犯法者未加考掠直以辭理窮覈多得其情於是豪猾畏威事務簡靜

隋郎茂爲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人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

唐張元濟隋大業中爲武陽令務以德教訓下百姓

懷之元武縣與其鄰接有人以犝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牛孳生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司累政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元濟元濟曰爾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止具言所以元濟遂令左右縛牛至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悉集各問所從來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所訴牛曰此是女聾家牛也非我所知元濟遂發蒙謂妻家人曰此卽女聾可以歸之妻家叩頭服罪

武功

夫字人之職恤隱爲急禦武之備遇事則應或當紛擾之際有疆毅之能寇戎之來吏民是賴或自完其邪邑或往覆其巢穴蓋會其時而集事亦不得已而用兵可與之權厥功茂矣

後漢鮑昱字文泉光武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上黨太守戴陟聞昱有智畧乃就謁請署守高都長昱應之遂討擊群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縣馮衍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

傳育明帝永平初爲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

羌須吾功冠諸軍

魏賈逵舉茂才爲沔池令高軒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爲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琰求兵修城諸欲爲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盡誅之遂修城拒琰

杜襲漢末爲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歛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疆備守吏民歡悅會荊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恣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爲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衆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師傷瘼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畧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

吳賀齊爲太末長漢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郎奔東治候官長商升爲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爲永寧長晏爲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

告諭爲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
陸遜領海昌縣事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
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爲所在毒害歷
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
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左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
校尉屯利浦

徐盛領蕪湖令討臨成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
校兵

周魴舉孝廉爲寧國長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
蟻聚爲寇以魴爲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

支黨

晉虞潭爲醴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
兵斬昌別率鄒穆等襄陽太守華恢上潭領建平大
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

宋陸邵爲山陰令廢帝景平元年富陽人孫法光反
寇山陰會稽太守褚談遣邵討敗之

梁肅愛爲冠軍南平王司馬帶襄陽令時京邑未定
雍州空虛魏興太守顏僧都等據郡反州內驚擾百
姓携貳愛沉敏有謀素爲州里信伏撫御曉示逆順
兼率幕鄉里得千餘人與僧都等戰於始平郡南大

破之百姓乃安

丘仲孚仕齊為曲阿令值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乘朝廷不備反問始至而前鋒已留曲阿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崗球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散仲孚以距守有功遷山陰令

陳蕭摩訶蘭陵人文帝天嘉初除本縣令以平留異歐陽紇之功累遷巴山大守

周鐵虎少膂力過人便馬槊事梁河東王譽譽為唐

州刺史以鐵虎為廣州令譽遷湘州又為臨蒸令侯

景之亂元帝於荊州遣世子方等代譽具以兵臨之

譽拒戰大捷方等死鐵虎功最

賀當遷為宣城郡涇縣令天嘉元年高州刺史紀機

自叛還宣城掾郡以應王淋當遷討平之

後魏穆琳舉秀才為安戎令頗有吏幹隨長孫稚征

蜀有功除尚書屯田郎

泉企上雒豐陽人世襲本縣令雍州蕭寶夤反遣其

黨郭子恢襲據潼關企率鄉兵三千人拒之虜其將

軍寶夤又遣兵萬人趣青泥誘動巴人圖取上雒豪

族泉杜二姓密應企與刺史董紹潛兵掩襲二姓散走寶賁軍亦退遷右將軍沂州刺史
北齊杜弼爲光州曲城令時天下多難盜賊充斥徵召兵役塗多亾叛朝廷患之乃令兵人所齎戎具道別車載又令縣令自送軍所時光州發兵弼送部達北海郡州兵一時散亾唯弼所送不動他境叛兵並來攻劫欲與同去弼率所領親共格鬪終莫肯從遂得俱達軍所軍司崔鍾以狀上聞其得人心如此
隋陶模煬帝大業中爲大興令楊玄感之反也率兵從衛玄擊之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楊善會大業中爲饒令山東饑饉百姓相聚爲盜善令以左右數百人遂捕之往往克捷其後賊師長金稱聚數萬屯于縣界屠城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勵所領與賊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來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不能用軍竟敗焉達深謝善會復與賊戰進止以謀之於是大克金稱復引渤海賊孫宜雅高士達等衆數十萬破黎陽西還軍鋒甚盛善會以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

唐李大亮高祖武德初爲土門令躬捕寇盜所擊輒

平時太宗在藩巡撫北境聞而嗟嘆下書勞之其後胡賊寇境大亮衆少不敵遂單馬詣賊營召其魁渠諭以禍福群胡感悟相率請降大亮又殺所乘馬與之宴樂徒步而歸於是降者千餘人縣境以清高祖聞而竒之超拜員外散騎侍郎

穆寧玄宗天寶末爲藍山尉是時安祿山始叛僞署劉道玄爲景城守寧唱義起兵斬道玄傳檄郡邑多有應者賊將史思明來寇郡寧以攝東光將兵禦之思明遣使誘寧立斬之

屏盜

夫宰字之任風化之先容民期洽於教寧除惡必資於芟蘊苟害馬之未去豈夜犬之獲安則有扇高風覃釀化肴膳在御茲歌不輟而人懷其惠吏不忍欺行路無懷璧之憂草竊革見金之志使清靜之政無得而稱禮義之邦詢訐且樂不其遠哉又若糾之刑攻一之明察訪游禽於絕澗猛以濟寬懲跛并於大山威克厥愛使暴民不作能政用成耕鑿之畝甘榆自得雖較諸善化諒同功而異情然要其大歸蓋百慮而一致矣

漢尹賞爲鄭令成帝永始元延間怠於政貴戚驕恣

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匿亡命姓紅陽而兄字長弟字仲今書

長字或作張字者非也後人所改耳而北地大豪浩

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

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廼得長安中姦猾

浸多間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執仇或有自怨於吏或受人賕賂為

報仇相與探丸為彈為彈丸作赤黑白三得赤丸者

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其黨與有為吏及他人所

殺者則主其喪事也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

不絕枹擊鼓推也賞以三輔高弟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

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

為郭致謂積累之也令辟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

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伍人者各其為伍

同伍之人也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惡子不承父母教命

者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杆持刀兵者

悉籍記之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杆臂衣也籍記為名籍以記之得數百人賞

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

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置放也其餘盡以次內虎

穴中百人為葦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

便輿出瘞寺門桓東瘞埋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各曰桓表縣所治夾西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桓今猶謂之和表即華表

也揭著其姓名揭伐也揭伐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百日後廼令死者

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獻歆長安中歌

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塲安猶焉也死謂尸也生時諒不

謹枯骨後何塋諒信也塋字合韻賞所置皆其魁宿魁根本也宿久

舊也或故書長家子失計隨輕點願自改者財數十百

人皆貫其罪貫緩也詭令立功以自贖詭責也盡力有效

者因親用之為瓜牙追捕甚精其者姦惡甚于凡治

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

關長安

後漢祭彤為襄賁令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賁盜

賊日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

清

公孫述為清水長大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事修

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神明

侯霸為隨宰縣界廣遠濱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為寇

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淨

馮魴為邠令賊延褒攻縣舍後褒等降光武悉以褒

等還魴誅之魴一切相赦令作耳目是時每有盜賊

並為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

陸康為嵩成令縣在邊郵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

備不虞不得往來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爲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

劉平爲菑丘長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

李章爲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兵劔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劔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

法雄爲平民長善政事好發摘伏姦盜賊稀發

杭徐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于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

胡紹爲河內懷令得一強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爲三河表

王渙爲溫令縣多奸猾積爲人患渙以方畧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無遺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民間終無侵犯

虞詡爲郎中大將軍鄧騭惡之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

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忠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籌謀廟堂反在朝歌耶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籌之知其無能爲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亾數萬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道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朱緹縫其裾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緹當作線

吳潘璋爲大市刺姦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

晉王育爲南武陽令爲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

宋朱齡石爲武康令時縣人姚係祖招聚亾命專爲劫盜所居險阻郡縣畏憚不能討齡石至縣僞與係祖親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其兄弟徒黨強盛謂齡石

必不敢圖已乃出應召齡石潛結心腹知其居處塗
逕乃要係祖宴會叱左右斬之乃率吏人馳至其家
掩其不備莫有得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數十人由
是一郡得清

南齊王敬則爲暨陽令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劫逃紫
山中爲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可悉出首當相申
論治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
相負劫帥旣出敬則於廟中設會於座收縛曰吾先
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違誓卽殺十牛解神并
斬諸劫百姓悅之

唐張元濟初仕隋爲武陽令行人候曉先發遺衫於
路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內路不拾遺但
能廻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遠近稱之

屈才

倚天之劍不可以補履涵牛之鼎不可以烹鷺故才
屈於命位不充量古今之所難也乃有僂俛象雷之
任躬親字人之事或宴安自得或弛慢無狀或退藏
而不拜或慨憤而罷去歷代而下時或有之所以詩
人興簡兮之刺大易垂井渫之象者焉

言偃爲武城宰孔子之武城間聞絃歌之聲莞爾而

笑莞爾小曰割雞焉用牛刀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對曰昔

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

易使也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從行者偃之言

是也前言戲之耳戲以治小

宓不齊為單父宰孔子曰惜哉不齊所蒞者小所治

者大庶幾矣

漢汲黯以謁者為滎陽令黯為令稱疾歸田里武帝

聞乃召為中大夫

後漢仇覽一名香為蒲亭長考城令王渙署為主簿謂

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陳元不孝其母告之覽為陳人

倫孝行元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鷂不如

卒成孝子鸞鳳渙謝覽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

乃以月俸資覽令入大學

虞詡辟大尉李修府拜郎中後朝歌賊寧季等數千

人屯聚州縣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吊詡

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

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蜀龐統以荊州從事守來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

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

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

主見與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

蔣琬字公琰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舍卒但免官而已

晉潘岳辟司空大尉府舉秀才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

夏侯湛自尚書郎出爲野王令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

宋張岱爲東遷令時殷仲堪治吳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

唐顏師古初仕隋仁壽中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竒其對到官果以幹理聞

李淳風父播仕隋爲高唐尉秩卑不得志棄官爲道士

冊府元龜終

冊府元龜

令長部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令長部 六

強毅

臯陶之述九德其一曰強而義仲尼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夫宰百里之邑爲千室之長非夫志除豪橫不畏強禦亦何以庇民而興化哉戰國而下居是職者乃有力祛蠹政深抑權倖敢

犯貴勢窮討姦宄專任威克資以武斷用能保安罷
弱澄清邑里巨猾收斂而知懼下吏震慄而不欺盜
徙於鄰邦聲震于別部苛慝屏去政化以成自非器
識邁倫勁直成性見義而有勇遭事而不惑者亦疇
能及於是乎

魏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
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
老廷採掌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
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
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聘取洗

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
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
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
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
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固貧所從
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郎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
溺其人民云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
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
時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
人民往觀之者二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

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姬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姬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姬弟子是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整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姬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豹曰諾且留待之頃吏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漢義縱武帝時任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子中

修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

也帝以爲能

胡建昭帝時爲渭城令帝幼皇后父上官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公主廬吏不敢捕建將吏卒圍捕

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

奔走赴之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

而射也言游徼奉公蓋主怒使人上書告侵

奴建報亡它坐無它坐也知吏賊傷奴辟報

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甲舍即甲第故不窮審

言為游徼避罪而妄大將軍霍光寢其奏

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

何並字子廉哀帝時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勅功成太

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

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

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

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已

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即且

遣吏奉謁侍送林卿素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為變儲

兵馬以待之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

拔刀剝其建鼓諸官曹之所通呼為寺建鼓一名植

此鼓者所以召集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

卿迫窘廼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

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

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廼曰王君因自稱

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剥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謹譁以爲實死

謹譁衆成議也

帝王后以功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滂泣爲言哀帝哀公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

尹公爲茂陵守令原涉爲中郎免官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毆上茂陵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囚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尹公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衆厲俗遣甯吏脅守涉室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爲會涉所

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請延門謝臯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

謝復服遣去

巨先涉字也令涉如故著衣服也

後漢趙憙建武中爲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爲琅邪相豪猾并兼爲人所患憙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李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十終不聽

董宣建武中爲雒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

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郎還宮訴於光武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郎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

勅令請太守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椀食祝上大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賜宣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為卧虎歌之

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少平宣之字也

馮魴建武中為虞令為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郊令後光武西征隗囂潁川賊起攻圍縣舍魴力戰弩矢盡城陷魴遁去帝聞叛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闕處知方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

虞延建武末為雒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嘗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帝譖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

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
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陸戟郎
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
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
敢干法

杜安爲宛令先是宛有報讎者其令不恐致理將與
俱亡縣中豪強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
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

祝良爲雒陽令案太尉龐參夫人有司以良不先聞
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雒陽吏人
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

吳樹爲宛令之官辭梁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
樹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
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爲大都士之淵
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
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
人由是深怨之

劉陶爲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
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賊於是剽輕劔
客之徒過晏等千餘人

過姓也過國之後

皆來應募陶責其

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

黃昌爲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

張升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

一時何足趨

趨急也

明威戮乎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

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君子仕不爲已職思其憂豈以久而異其度哉

周紉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

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讎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

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收

考姦賊無出獄者後徵拜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

名吏數問里豪彊以對紉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

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

激切爲事貴戚跼躅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篤

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蒼頭與爭

延遂拔劍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較

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劔戟士收紉送廷尉詔獄

數日貫出後竇氏貴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

僵仆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以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

繆彤辟公府舉尤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

王渙末元末爲雒陽令以譎數發擿姦伏京師稱歎任峻勃海人爲劇令自王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雒陽令皆不稱職永和中以峻補之峻推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

王脩勅平中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人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繇是豪強懾服後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強自爲營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

魏司馬芝爲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爲兵椽吏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

錄若至時藏匿必爲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爲太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既衆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令條同等爲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吏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爲兵

趙儼爲郎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

楊沛爲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搗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爲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鬪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爲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顧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生日十人絹百疋既欲以勵之且以報乾槩也初沛爲興平長人多饑窮沛收乾槩萱豆積千餘斛太祖軍過無糧沛乃進乾槩太祖甚喜故言及之沛辭去未到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勲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子

第使各自簡勅沛爲令數年以公能轉爲護羌都尉
沐並爲成臯令較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來索
橐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辦之間肇人從之並之
閣下响呼罵吏並怒因躡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
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
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遂收欲殺之肇髡
決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

滿寵字伯寧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爲都督郵貪穢受
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
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後爲許令時曹洪宗室親
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
洪白太祖太祖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
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

吳黃蓋從孫策及權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
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難簡御蓋乃置兩椽分主諸
曹教曰令長不得徒以武功爲官不以文吏爲稱今
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椽當簡攝
諸曹糾擿謬誤兩椽所置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
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爲衆先勅皆怖威夙夜恭職
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憊外懈怠時

有所省各得兩椽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椽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椽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強扶弱山越懷附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少爲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太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

凌操爲永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斂手
晉張輔爲藍田令不爲豪強所屈時強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爲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

山遐字彥林爲餘姚令時江左勅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爲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強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

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賤乞留
百日窮翦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
坐免官

前秦王猛爲始平令縣多枋頭

枋頭地名

西歸之人豪右

縱橫劫盜充斥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
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
尉詔獄符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蒞任未
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
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
翦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

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
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產
之儔也於是赦之

宋虞玩之爲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
依法錄治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

劉亮爲武康令時境內多盜鑄錢亮掩討無不擒者
所殺以千數

南齊丘仲孚爲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
臣凌詆屬縣仲孚獨不爲之屈

孔琇之爲吳興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

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

梁張稷爲剡縣令時賊唐瑤作亂稷率勵縣人保全縣境

江革歷秣陵建康令爲治明肅豪強憚之

王楠爲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敞有寵二宮勢傾人主婦弟犯法敞爲之請楠楠投書於地更鞭四十敞怒譖之明日而見代

沈瑀爲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所通其有去者悉立之堦

下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迤相庇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邪悉使着芒屨籠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自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然瑀蕪潔自守故得遂行陳蕭引爲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反官官李善慶蔡脫兒等多所請囑引一皆不許引始族子密時爲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少爲

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

褚玠爲山陰令縣民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玠乃鎖次的等具以狀啓臺宣帝手勅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民八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爲宣帝所寵縣民陳信家富於財誦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民股慄莫敢犯者

後魏元志爲雒陽令不避強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車蓋論道劔鼓安有雒陽縣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曰雒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楊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邪嚶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嚶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

宋馮字飛鳥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送馮將兵圍主宅執聳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柳時人號曰彌尾青及

翻爲縣主吏請焚之翻曰且置南牆下以待豪家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善命取尾青以鎮之既免入訴於宣武大怒勅河南尹推治其罪麟具自陳狀詔曰鄉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麟對云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兇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高綽字僧裕爲洛陽令爲政強直不避豪右京邑憚之

楊機字顯畧行河陰縣事當官正色不避權勢後爲雒陽令京輦伏其威風希有干犯

鄧淵字彥海爲蒲吾令誅剪姦猾盜賊肅清

陽固字敬安爲雒陽令在縣甚有威風

高崇字積善爲雒陽令爲政清斷吏民畏其威風每有發擿不避強禦縣內肅然

比齊路去病爲定州饒陽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爲吏民歎服擢爲成安令輦轂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難綱維不立功臣內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荅勢要之徒雖所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至嫌恨自遷鄴以還鄴與臨漳成安三縣令治術去病獨爲稱首

後周樂運建德中爲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強直高祖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隋魏德深大業中爲館陶長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寔屏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

唐劉仁軌爲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有高班豪縱無禮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誠喻期不可再犯寧又暴橫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是何縣尉輒殺吾折衝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擢

授櫟陽丞

李朝隱景雲初爲長安令朝隱政刑畢舉權豪懾憚有內寺伯非禮于忤朝隱叱繫于獄睿宗嘉之加朝隱大中大夫

馬燧寶應中爲趙城尉是時迴紇大軍還國恃復東都之功備強恣睢所過或虜掠廩餼不如意輒賊殺之澤潞節度李抱王難其供辦賓介皆憚不敢行燧自贖請主郵驛比迴紇至則先厚賂其渠帥與明要約迴紇乃投燧旗幟爲識有犯令者令燧戮之燧又取死囚給右左廝役小違令殺之迴紇相顧色動涉

其境無敢暴掠抱王奇之

竇叅代宗朝為奉先尉縣人曹芬隸北軍素兇暴與弟毆其女弟芬父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叅捕理芬兄弟當死官皆請俟免喪叅曰子因父生父由子死若以喪延罪是殺父不坐也皆正其罪而杖殺之一縣畏伏

晉顏衍兖州曲阜人仕梁為青州北海主簿自卑官不畏強禦縣民有豪暴者必嚴刑制之由是知名

冊府元龜卷終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令長部 七

酷暴 黜責 貪贖

酷暴

逸德比於烈火苛政甚於猛虎雖百里之非廣乃編氓之攸賴則有性既嚴酷貌復兇狠惟申韓之是法於理刑而失中報虐以威歛怨於下峻罰是長殘殺

無罪或馮勢而成濫亦擊強而過正乃至榜楚不絕
 網穿交設重足斯畏謠言載興寧失不經斯可鑒矣
 漢義縱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敢行暴害之政少溫藉言
 無所含容也溫於問切藉才夜切
 嚴延年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

尹賞為頰陽令坐殘賊免

後漢陽球為高唐令性嚴厲好申韓之學以嚴苛過

理郡守收舉收擊舉會赦見原効之

周紆為維陽令章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

慘失中也 慘虐數為有司所奏遂免官

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

李嵩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

戲射殺之埋著寺內

魏滿寵漢末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

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召許

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

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荀彧少府孔融等並

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

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諸當殺者宜

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

為明公惜之太祖即日放出彪初或融聞考掠彪皆

怒及因此得出復善寵

裴松之以為楊公積德之門身為名士縱有愆負猶宜佑

免淫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平若理應考訊苟孔二賢豈其妄有相請屬哉寵以此為能酷吏之用心耳

雖有後善何解前虐

齊江介為吳令其父謚為長沙內史謚政治苛刻介

治亦深切民間榜死人髑髏為謚首介棄官而去

梁沈瑀為餘姚令富吏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

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邪悉使着芒屨籠布侍立

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

陳庚時為臨安令坐杖殺縣民免

唐權懷恩高宗咸亨中為萬年令不避強禦時有雒

陽令楊德幹亦以威嚴為人吏所畏時人語曰寧喫

三斗塵不逢權懷恩寧喫三斗炭不逢楊德幹

楊德幹為雒陽令杖殺人吏以立威名雒州長史賈

敦實曰政在養人義須存撫傷生過多雖能亦不足

貴也寧抑止德幹德亦為稍減

楊迴為盈川令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榜殺之

王鈞玄宗開元中為雒陽尉與河南丞嚴安之皆性

毒虐笞罰人畏其不死夾杖說不放起須其腫憤徐

乃重杖之懊血流地苦楚欲死鈞與安之始眉目喜

暢故人吏懾懼

毛若虛天寶中為蜀川尉若虛眉毛覆於眼性殘忍使司以推勾見任

侯遵德宗貞元中為富平令縣人李載配納元陵園糞兩車愆期或譖毀載於遵者因寄怒以痛繩之載所負之值不過數千而罰之三百貫文枷禁拽辱焉載妹婿昭得皇后弟王杲奏之帝命御史臺鞠之遵具款伏宰臣董晉實參進曰李載不納差科未為巨蠹侯遵峻其懲罰頗越嘗倫况是國親去就有禮毀損過甚理當罪責望貶澧州司戶參軍帝不欲以戚屬之故而罪吏止停其官

黜責

令長字民之重任也黜陟馭下之大典也列國以大夫守邑漢氏以郎官出宰自茲已降名數寢優宜乎撫惠黎蒸宣暢德澤若乃性異明達行非貞素猗違不斷苛刻無恩訟起獄豐土荒民散或沉湎棄職聚斂是圖儲峙闕供裁處非允瘡痍既積怨讟並興廢百里之威煩三尺之法為人臣者可不慎歟其有因虐吏之奏劾繇要臣之誣毀以隕於非罪者亦類次于篇云

阿大夫史不書姓名齊威王即位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

守阿譽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人貧苦是

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乃烹阿大夫

漢任安為三百石長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

尹賞為頻陽令坐殘賊免

朱雲為杜令坐故縱亡命會赦

後漢鄭興為蓮勺令蓮音輦勺音酌故是時喪亂之

餘郡縣殘荒興方欲築城郭脩禮教以化之會以事

免

尹敏為長陵令明帝末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

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

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

周紆為雒陽令苛慘失中數為有司所奏遂免官

陽球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收繫舉會赦

見原

曹褒為圉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人

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

殺之褒勅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為盜

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

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

所願也遂不爲殺嚴奏褒與弱免官歸郡

蜀蔣琬字公琰爲廣都長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琬衆事不理時又耽酒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免官而已

宋沈文秀字仲達爲建康令坐爲尋陽王鞭殺私奴免官加杖百尋復官

南齊沈疇之爲丹徒令性踈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鑱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武帝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復以獲罪帝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帝曰要人爲誰疇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疇之雖危言帝亦不責

梁庾仲容歷末康錢唐武康令治縣並無績多被劾唐裴行儉爲長安令高宗顯慶中坐褚遂良事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

王同慶爲汾州平遙縣令玄宗開元十一年坐貶虜州贛縣尉勅曰朕問俗觀人務存節儉先有處分不許煩勞王同慶違法擾人借歛無紀望鄉科被率戶

出鞋屏風花盤計盈數百徵求既廣般運又勞以此
字人豈我良宰宜書刑典以誠具寮

李沐爲鄧州南陽縣令開元二十四年坐擅興賦役
貶康州都城縣尉

薛近爲長安縣尉徐綱爲萬年尉代宗大曆五年四
月貶近連州連山縣尉綱邵州武岡縣尉並員外置
是月又雨京城饑代宗令出米五萬石減價分糴貧
人近等踰法徇私是以懲也

劉澡爲渭南縣令大曆十二年京畿水旱京兆尹黎
幹奏損田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執奏幹不實乃命
巡覆時澡曲附度支具干善名以縣界田並無損白
于府及戶部分巡御史趙計不欲忤度支奏報協澡
代宗覽奏以爲水旱咸均不冝渭南獨免特命侍御
史朱敖再覆敖覆命渭南損田三千餘頃帝歎息又
之大怒澡因謂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冝稱損
損而不問豈有恤隱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謂稱職下
有司訊覆澡及趙計並伏罪乃貶澡爲萬州南浦縣
員外尉計爲澧州員外司戶參軍

荀曾爲三原縣令德宗貞元二年四月以無政理攻
授司議郎

李侂為虔化縣令憲宗元和九年七月劾侂虐下以慘訊罪違律至使饋餉皆絕瘦死非辜因其壅隔更令殘毀戍人及此良用憮然俾投禦魅之鄉以戒字氓之長可守雷州海康縣尉

劉行餘為馮翊縣尉敬宗寶曆元年十月坐擅決軍入貶道州延昌尉

姚中立為萬年縣令孟瑄為長安縣令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兩縣捕賊官領其徒受羅立言指使

王欽若等

曰立言為同李訓鄭注事內萬年縣捕賊官鄭洪懼而詐死令其家人喪服而哭中立陰識之慮其詐聞不能免所累

以其狀告之洪藏入左神策軍洪術中立之告返言追集所繇皆縣令指揮故貶中立為郎州長史瑄為硤州長史尋再貶中立為昭州司戶叅軍瑄為梧州司戶叅軍

朱儁為京兆府美原縣主簿文宗開成三年十二月貶為衡州衡山縣尉初奉先馮翊等縣百姓為牛羊使占其田產儁奉使推鞠盡以百姓田歸牛羊司給事姚合列疏其事遂貶之

梁高綰為封丘令太祖開平元年六月以封丘境內虫蝗為災最甚太祖令近界撲滅下明勅以懸賞罰

之戒以縮不恭罰金仍免官
田光裔爲穀熟縣令開平四年四月宋州衙王友諒
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覽奏不懌曰古來上瑞惟在
豐年合穎兩岐皆是虛事乃停光裔官仍追毀歷任
官牒以瑞麥故也

後唐劉知章爲醴泉縣令長興元年七月明宗命廻
鶻侯三走馬入廻鶻部給程有日公路乘驛而行醴
泉既非衝要素無驛馬長吏供億無准泊侯三至縣
索驛馬館穀所司未辦適遇知章不在縣或謂侯三
云知章出從禽之矣鎮將以馬給之俄而知章至哀

訴引過侯三不之顧因奏其狀明宗大怒促命械送
至京事幾不測安重誨從容奏覆方得減死配流沁
州

張紹業爲湘州臨漳令長興元年縣人劉暉訟紹業
賕賄不公及借便官物勅旨張紹業勒停見任
薛文玉爲武功縣令長興元年九月西京奏武功縣
百姓三千餘人持白棒入縣亂擊人吏分却縣庫稅
錢公解什物尋差兵士捉到結集首領武功鎮將跌
跌琉等三十二人各招本罪稱縣令以大竿尺簡田
所以衆心難抑其跌跌琉准法科斷文玉罰七十直

主簿李彥柔罰五十直並勒停

鄭延郎爲衛縣令長興元年九月魏博奏延郎自於獄中推劾盜賊妄引平人孫厚延郎自行拷決孫厚致死勅旨付大理詳覆以聞

盧嵩爲獲嘉令長興元年五月坐戶民闕延韜不伏責問喧悖令從人曳模良久致死大理寺斷配流大德勅旨盧嵩容易宰邑造次怒人不如法以行刑遂尋時而致死原情則本非故殺據律則當處極刑小不忍而難追內自訟而何及法不可墜義亦須明但究彼根繇似緣公事罪雖甚重理稍可疑峻行則慮致民驕輕恕則恐滋吏酷未從遠竄特貸餘生聊以慰徃者之鬼兼可戒爲官之屬嵩宜配蔚州長流百姓縱逢恩赦不在放歸之限其出身歷任告赤付所司焚毀餘依省寺詳斷

王韜王前爲湖陽令愍帝時於端門接宰臣陳考績事不實配流坊州

晉張嗣宗爲襄邑縣令少帝開元二年開封府奏嗣宗先被百姓趙覺直論訟不公法寺定罪合徒一年半以官收贖贖銅三十斤府司尋科放訖據新除襄邑令王允昇狀申稱張嗣宗不肯交割縣務稱未考

滿者勅旨張嗣宗已招過犯斷處徒刑雖定徵銅更難居任既聞除替便合稟承乃敢拒違益彰狡惡湏加竄謫俾省憊尤宜配流商州

周陳權前爲清水令太祖廣順三年四月勅追奪前任官牒毀棄仍長流房州權居許州舞陽縣與隣子曙爭地詐理石爲記及楷改契內文字既伏其罪故有是責

駱延規爲開封縣令世宗顯德六年九月除名流沙門昂先是延規有過停任有司召延規宣勅延規拒命爲憲司所按故有是命

貪黷

夫制錦之重象雷之威有社稷焉有人民焉可以專刑辟可以移風俗一同之地禍福所繇百乘之賦豐約斯繫自非守不欺之誠存慎獨之心則何以奉政經去民瘼其或罔思潔已姑務藩身忘清白之訓恣貪墨之欲或凌厲其氣以威下民或便辟其容以附權右肆豺狼之心盈谿壑之志或人不堪命盜以之興或法不可逃身繇之殞雖惡有巨細事有隱顯然而流毒於下斂怨于上則一揆焉爾詩云貪人敗類其惡之深矣

漢楊湛為高陵令謝游為櫟陽令皆貪猾不遜左馮翊薛宣手自牒書條其姦賊湛自知罪賊皆應記郎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而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賈讀日價證驗明白游得檄亦解印綬去

後漢居風令

史不書姓名

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

相聚攻殺之

張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聞司隸較尉李膺威嚴懼

罪逃還京師

晉袁毅陳郡人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

後事露檻車送廷尉

彰為姚萇槐里令以贖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

梁丘仲孚仕齊為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齊末頗有賊賂焉有司所舉將見收仲孚竊逃逕還京師詣闕會赦得不治

唐王鈞為雒陽縣主簿玄宗開元十年三月坐賊杖

殺

裴景仙為冀州武強令開元十年八月坐賊逃匿聽

集衆殺之勅曰有善必賞所以勸能有罪必誅所以懲惡代天理物勤憂萬姓求瘼恤人寄之牧宰共理天下實在於茲裴景仙幸以緒余素無名簡恣行貪冒不憚典刑聚斂之賊向五十疋肆其威虐剥我黎元自作何逃仍更亡命此而將捨罪孰可誅雖法有掌科合寘投竄而情在難恕用申懲肅宜令集衆決殺仍宣告遐邇

宋廷暉爲宣州溧陽令周仁公爲涇州良原令裴襲爲寧州彭原令開元二十五年正月皆犯賊坐死刑玄宗以陽和在候特恕之悉杖六十配流于龔州勅曰朕思致時和每矜刑典而貪叨之吏抵犯自多猶冀竄格豈在哀矜宣州溧陽令宋廷暉等各效官榮非無祿利不能砥礪乃贖貨贓使者繩違刑曹定罪並當極法合正嚴科然而發生在時布澤茲始未言惻隱能無惠恤乃期改過且用輕刑宜並配流郎差綱領送雖止殺之義頗乖於國體而好生之德冀洽於人心教而不誅庶乎不及何必峻罰然後爲善凡令在位宜副此懷

柳昇爲長安縣令天寶三年坐賊於朝堂杖殺之竇崧爲萬年縣令代宗末泰元年坐賊流虔州百姓

高駿爲鄭州陽武縣令憲宗元和九年七月坐侵蠹百姓貶恩州陽江縣尉

殷復易爲長水縣令元和九年九月坐求利擾人貶永州司戶叅軍

韓晤爲萬年捕賊尉元和十二年以姦贓發京兆尹竇易直使法曹掾常正收鞠之得贓三十萬帝意其未盡令復鞠之果得贓三百萬晤除名配流昭州王仲堪爲激州上蔡縣令穆宗長慶元年八月坐贓錢八百二十貫勅上蔡久經寇虐方藉緝綏悉加厚斂害此疲俗委本道觀察使決重杖處死

龐驥爲遂寧縣令長慶四年東川觀察使奏驥犯贓事下大理寺以法論中書舍人楊嗣復等叅酌曰龐驥贓貨之數爲錢四百餘千其間大半是在法擬贓定罪合處極刑雖經恩赦不在原先伏以近日賊吏皆蒙小有矜寬類例之間慮須貸死勅長吏犯贓其數不少縱寬刑典難免鞭笞但以近遇鴻恩人思減等雖節文不在免限於情理亦要哀矜龐驥宜除名溪州其贓付所司准法

孟孚爲蘇州喜興縣令敬宗寶曆元年六月坐贓杖四十除名流康州

劉伉爲藍田令寶曆二年三月御史臺推勘在任日將諸色錢隱沒破用凡九十餘萬制曰劉伉所犯賊私其數至廣恣爲貪猾固抵刑章若據本條合當極法以其大父於國有勞特爲矜量俾從寬宥宜除名流雷州伉故宰相晏之孫也

李林宗爲河南縣令爲縣未數月賤買市人縑帛文宗大和七年三月坐贓賤

陳知古爲華陰縣令太祖開平元年十一月同州劉知俊奏知古因抽選丁藏匿富戶以受其賂閭縣訴論今已按驗罪狀帝惡其貪猾委本道以法誅之王渙爲青州壽光令贖貨聚歛強奪下民資糧材木修建私第百姓苦之乃訴於廉使者因鞠劾計贓十餘萬有司以聞帝怒開平二年三月委本郡長吏准格處分

尹崇規爲青州北海令殘虐於民賄賂彰顯開平二年七月委本道長吏斃之

後唐張延輝爲許州臨潁令明宗長興元年九月爲縣人韋知進所訟稱知進父克所繇爲衙叅不到決杖致死又論延輝取贓賂法司估計錢三十三貫以絹平之得絹二十二疋准法決重杖一頓處死主簿

高延誨罰兩月俸

楊鐐爲鼓城令長興四年七月鎮州奏鐐與主簿徐延同情出賣官麴一十二碩計錢三千八百估絹三十四疋二丈其錢入已破使事下法司大理正張仁瑒刑部郎中康澄斷准律主當監官罪並當絞徐延專掌賣麴縣令監臨據罪並絞關連典史笞杖徒流有差從之

呂澄爲秦州清水縣令長興四年七月觀察使奏澄於長興元年二年二年相以乞歛人戶財物共計一千一百一十九碩顯貼貫計贓三百六十八貫事下法司大理少卿康澄斷准律受所監臨贓罪當贖流三千里呂澄以兩任官當三年徒罪餘二年徒罪徵銅四十斤刑部員外郎薛冲又詳覆呂澄贓賂事發因鎮將上論乞取之贓又無文簿鎮將遍下鄉村勘問又無人戶姓名積數雖多未嘗正格量其情狀難追刑章勅旨呂澄命爲宰字委以民人不守公廡恣行聚歛贓數甚廣情狀難矜當寘重刑仍從遠竄宜決春杖二十配流嵐州關連人吏依法司所奏

晉郭綰爲絳州翼城令少帝開運二年法寺奏綰乞門戶人粟八百一十五碩五斗計贓絹八十疋准律

徒四年以官當注毀四任告赤流三千里從之

周陸憲為曹州寃句令太祖廣順元年十月坐贓絲

五萬兩先是本部民楊文投匭論憲下開封府推鞠

憲以本部內放絲伏罪獄成追毀入任官牒

陳守愚為唐州方城令廣順二年二月在任魁留人

戶蠶一千五百斤貨之兼丐率資金為民所訟守愚

携牌印自訴於闕下御史臺推劾伏罪杖死之

冊府元龜卷終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訂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

宮臣部

總序

古之有天下者必立儲貳用承統緒並建子弟以屏

王室莫不內制宮朝之秩外設國藩之職為之輔佐

焉唐虞之前官次莫記夏商之際教世子之法大傳

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

晉荀綽百官表云太子大傅唐

虞官而未動有司過之史處有徹膳之宰所以翼導

乎元良教喻而成德者也周監二代建職制吏地官

司徒之屬有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中大夫一人上

士二人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以六藝下大夫一人

中士二人夏官司馬之屬有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

戒令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皆有胥徒府史之屬燕義

云周天子官斯皆六聯之內左右太子者也而太傅

居三公論道之位少傅當三孤貳公之任職在經緯

匪專輔導班彪云成王為孺子時出則周公召公史佚入則太顛閔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賈誼云成王在襁褓之中置三少皆上大夫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者也又幽王時有太子傅作

之詩列國太子亦有師傅少師之名晉杜元款為太子申生傅楚潘

崇為太子君臣師伍奢為太子戰國亦置師傅秦商鞅黥

建師費無極為太子建少師孝公太子師傳秦立百官之職因古制設太子太傅少傅增

置屬官有太子門大夫庶子各五人洗馬十六人掌

前驅舍人無員又置詹事掌太子家有丞屬官有太

子率更家令丞僕中盾衛率尉廩長丞率更掌知漏

刻中盾主周衛徽道衛率主門衛漢氏因之而大裂

疆土分王子弟宮室百官同制京師王國有太傅輔

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群卿大夫

都官如漢朝國家惟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景

皆自置之群卿已上皆秩二千石

景

景

景

帝中五年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

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

時七國之亂抑損諸

侯王始令諸國皆天子為置吏

武帝改丞僕曰僕

并郎中令皆損其秩為千石成

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

郡都尉而太子宫復有左右戶將左右戶直郎後漢

省之及省詹事員而太傅專職輔導不領官屬少傅

亦司輔導而悉主諸職員吏十二人以率更令主庶

子舍人更直職比光祿屬官庶子舍人皆無員庶子

如三署郎舍人如三署郎中

一云舍人一十三人選良家子充

家令

主倉穀飲食職比司農少府屬官增置太子舍令一

人主倉庫太子食官令一人主飲食太子僕主車馬

職如太僕屬官廄長一人主車馬門大夫比郎將

一云

員二人選四府椽屬充

增置中庶子員五人職如侍中洗馬職

如謁者

選以郎中補

中盾衛率如故皇子封王者並置傳

相相有長史如郡丞餘諸卿皆如舊制又有大夫無

員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賀正及使諸國皆持節

舊有

尚書尋改治書又更名大夫

謁者掌冠長員十六人禮樂長主樂

人衛士長主衛士醫工長主醫藥求巷長主宮中婢

使

宦者為之祠祀長主祠祀又有郎中無員二漢以來嘗

以詹事少傅主太子家然時有以佗官監護娛侍輔

導者孝宣欲以中郎將監護太子又以王褒劉向張子儵等娛侍太子元帝以侍中史丹護太子家

光武以侍中陰識守執金吾輔導太子順帝魏國初

立太子居承光宮以侍御史种暲監護之

建太子宫屬率擬漢臺之制而別有太子侍講嘗從

虎賁督保傅丞東宮摘句郎其諸王國別有文學監

國謁者典書令家令都尉長史司馬之職其侯國又

有家丞武帝選邢顛為平原侯桓家丞陳思王有監國謁者灌均明帝已後東宮

制度廢闕官司不具惟置衛率令典兵二傳并攝衆

事佗皆闕焉蜀有太子太傅家令舍人中庶子庶子

之名後主為太子以諸葛亮為太子太傅譙周為太子家令董允為太子舍人後主立太子璿戈冲

為中庶子李吳有左輔右弼輔正翼正二都尉為太

子四友亦有太傅少傅中庶子之官孫休立子立為太子以諸葛恪

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都尉陳表為翼正

都尉是為四友孫和為太子以闕澤為太傅薛綜為

少傅及以中庶晉武帝泰始二年始建東宮損益前

制備置官屬以太子太傅少傅總官事並有功曹主

簿五官太傅少傅專職訓導後以儲副體尊遂命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領蓋一時之制

也始置中衛率其中庶子正置四人皆以俊茂者為之或以郡守參

選其食官令一人職如太官令庶子四人比散騎嘗

侍中書監令太子舍人十六人比散騎中書侍郎從

駕則正直從次直守妃出則次直從洗馬八人准秘

書郎掌圖籍釋奠講經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

事職如光祿衛尉家令主刑獄穀貨飲食職比司農

少府丞一人後漢以家令主食官令至是僕主車馬

親秩如太僕宗正諸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後改師

為傳避景帝諱改太守為內史省相及僕有郎中令中尉

大農為三卿大國置左右嘗侍各一人省郎中置侍

郎二人典書典祠典衛學官令典書丞各一人治書

四人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各一人謁者四

人中大夫六人舍人十人典醫典府丞各一人公國無中

尉嘗侍侯國又無大農侍郎伯子男惟典書已下無

學官令史皆以次損公侯置官屬皆隨國大小無定

制其餘官司各有五年分中衛率為左右衛率各領

一軍咸寧元年復置詹事掌宮事二傳不復領官屬

大國置上中下軍三將軍次國上下二將軍小國上

軍後又省詹事崇廣傳訓之職置太子太保并太傅

皆以諸公領之少傅亦以重官兼領吏屬如舊四年

始置中舍人四員以舍人才學美者為之與中庶子

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郎惠帝元康元年復置詹事

職擬尚書今掌三令四率中庶子庶子洗馬舍人等

官丞一人主簿五官掾功曹史主記門下史錄事戶

曹法曹倉曹賊曹功曹書佐門下亭長門下書佐省

事各二人愍懷建宮乃置六傳三太三少太師後避景帝諱改

為太保而詹事文書皆開通六傳自元加置前後二康已後諸傳不備或二或三或四或六

衛率各有丞一人永康中又不置詹事惟置丞一人

擬尚書左右丞掌奉行文書開通六傳又置中衛率

是為五率太安已來復置詹事江左有太傅少傅不

立師保省前後二率詹事丞用員外郎博 孝武大元士為之遷尚書郎

中又復前後二率借偽諸國亦有東宮藩國諸職前趙

劉又為皇太弟有太師太傅太保東宮舍人劉驥時

又有太子少師前秦符堅有太子舍人後秦姚萇為

秦王置左右長史司馬掾屬參宋氏之始東宮王國軍及為太子又置中舍人洗馬

皆循晉制惟二傳各加置丞一人以家令率更令僕

為太子三卿倉官令屬中庶子止置左右二率增置

屯騎步兵翊軍較尉各七人冗從僕射七人旅賁中

郎將十人又置左右積弩將軍左十人右二人殿中

將軍十人殿中員外將軍二十人復置門大夫一人

王國師改為傅餘皆無改齊因宋制二傳詹事始稱

府無庶子官復置嘗從虎賁督王國改傅為師置典

籤帥增置食官廩牧長倉官令無內史治書司馬世子庶子陵廟長中大

夫舍人典醫典府丞公侯國惟置郎中令一卿自魏晉已來諸

王多領將軍州鎮而王國屬官率兼幕府之職若長史司

馬參軍別駕治中祭酒儀曹從事史功曹梁以太子兵曹書佐主簿掾屬東西閣祭酒之輩

太傅視尚書令少傅視左僕射詹事視中護軍任總

宮朝門大夫視謁者僕射通事舍人視南臺御史以多

佗官左右衛率視御史中丞左率領果毅統遠立德建寧陵鋒夷寇祚德等

七營右率領崇營末二率各置殿中將軍十人正員

司馬四人又有員外司馬督官而旅賁中郎將冗從

僕射左右積弩將軍各置一人又置通事守舍人典

法守舍人以中庶子功高者一人為祭酒中舍人庶子功高者各一人與中庶子祭酒共掌其

坊之禁令而以置典經局洗馬八人視通直郎掌文

翰取甲族有才名者為之屬官有典經守舍人典事守舍人無

員又有外監殿局內監殿局導客局齋內局主璽主

衣扶持等局復有門局錫庫局內殿局中藥藏局食

官局外殿局車殿局各有司存皇弟皇子府置師長

史司馬從事中郎諮議參軍友椽屬中記室中直兵

等參軍功曹史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文學主簿正

參軍行參軍長兼參軍等員副王府減師友文學長兼行參軍藩王府減從

事中郎諮議參軍椽屬錄王國復置廟長陵長典醫

典府丞舍人中大夫增置執書中尉嗣王國惟置郎中令嘗侍大農

寺員藩王又省嘗天監初置東宮嘗侍以散騎嘗侍為之六

年詔家令視通直嘗付率更僕視黃門皆置丞東宮三卿

宋齊已來清流者不為之七年以太子中舍人司從

中郎為庶子自齊庶子用人卑雜至是詔革其選大通三年又置金華

家令以昭明太子妃居金華宮陳仍梁制東宮惟置太傅而無師

保又有東宮學士之員王府藩國正員之外復有版

授之職後魏起於北土亦封建王侯因郡為國其大

郡王國吏二百人次郡王國一百人皆立典師職比

家丞總統群師太武延和三年始立東宮備置屯衛

比西宮三分之一孝文太和中始定官品東宮之屬

增置太子主書主衣舍人典書典衣令史左右衛率

主簿而分詹事為左右改食官令為食官長復置中

盾之名而三太三少左右衛率中庶子庶子三卿三

授官嘗從虎賁督守中舍人洗馬門大夫舍

人倉令廩長詹事五王國置王家尉王家吏諸王師友皆仍

官舍人並仍舊咨亦置皇子府官屬別有開府從事中郎開府掾屬

郎中令列曹參軍事開府祭酒中尉參軍事列曹參

軍事侍郎上中下將軍參軍督護中大夫二率丞典

書典衛典祠學官等四令餘並同其始藩王二藩王

三藩王之官屬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錄事參軍事

功曹記室戶曹參軍中兵參軍事功曹史主簿列曹

參軍事列曹行參軍參軍督護一云皆又有王公國

置郎中令大農中尉嘗侍侍郎上中下將軍中大夫

等官北齊制官多循後魏而東宮職局統領有異以

詹事總內外衆務領三寺左右率二坊置司馬功曹

主簿以丞其

事家令寺領食官典倉司藏等署令丞又領內坊令丞食官又別領噐局酒局二丞典倉又別領園丞司藏又別領仗庫典作二局丞率更等領中盾署令丞僕寺領廩牧署令丞車輿局丞左右衛署防率各領騎官備身正副都督騎官備身五職騎官備身又有內直備身正副都督內直備身五職內直備身而又有備身正副都督備身五職備身直閣直前直後等員又有旅騎屯衛典軍較尉各二人騎尉三十人門下坊有申廢子中舍人通事守舍人主事守舍人各四人領殿內局內直監六人副直監四人典膳局監

丞各二人藥藏局監丞各二人侍醫四人齋帥局齋帥內閣帥各二人典書坊庶子四人舍人二人十人領典經坊洗馬八人守舍人二人門大夫坊門大夫主簿各一人又統伶官西涼二部清商二部王置師一人皇子王國置郎中令大農中尉嘗侍各一人侍郎二人上中下三將軍各一人上中大夫各二人防閣四人典書典祠學官典衛令各一人齋帥四人食官廩牧長各一人典醫丞二人典書二人謁者四人舍人十人諸王國增置陵長廟長嘗侍各一人上中大夫各減一人并減中將軍

諸公又減防閣齋帥典衣丞等員侯伯子男又

減諸國公將軍大夫員後周武帝六官之逮有小師氏保氏司

戎司武司衛等員皆宮衛之職而諸侯之宮謂之外

命建德二年增改東宮官員三年置太子諫議大夫

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各置友二人學士六人後

又置太子宫正宮尹諸王侍讀隋室革命官名俱復

置三太三少以二坊分統諸局以門下內史二省開皇初置詹事二年罷

之門下坊左庶子二人內舍人四人錄事二人主事

二人主事令史四人所統六局司經局洗馬四人較

書六人正字二人時又有太子學士史不載其員宮門局大夫二人

內直局監副監各二人監殿舍人四人典膳局監丞

各二人藥藏局監丞各二人侍醫四人齋帥局齋帥

四人典書坊右庶子二人舍人通事舍人各八人錄

事二人主事令史四人又有內坊典內及丞各二人

丞直四人錄事一人內殿尉二人共家令率更令僕

三寺各置丞家令寺二人家令領三署食官署令一

人食官二人典倉署令一人典倉一人司藏署令一

人司藏三人僕寺領殿牧令一人凡五衛十率左右

衛各置率一人副率二人有長史司馬錄事功曹兵

騎兵等曹參軍事法曹鎧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

四人又別置直閣四人直寢八人直前直後各十人

左右宗衛官如左右衛如置行參軍二人宗衛掌以宗人侍衛

無直閣直寢直前直後等員左右虞候各置開府一人餘如左右

衛止置行參軍一人虞候掌斥候伺并無錄事參軍員左右內率各

一人官與虞候同別有千牛備身備身左右各八人

備身二十人內率掌領備身以上禁內侍衛供奉兵仗無功騎兵法等曹及行參軍員千牛

備身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掌供奉弓箭備身掌宿衛侍從左右監門率各一人

副率二人直長十人餘官同內率親王置師友各一

人文學二人長史司馬諮議參軍事椽屬各一人主

簿各二人錄事功曹記室戶倉兵等曹騎兵城局等

參軍事東西閣祭酒各一人參軍事四人法田水鎧

士等曹參軍事各一人行參軍事六人長兼參軍八

人典籤二人時亦有學士之名史不載其員者嗣王加置參軍事一

人行參軍六人無師友減主簿錄事參軍東西閣祭酒長兼行參軍等員餘並同親王府

自後東宮又有侍講之職煬帝省內舍人洗馬各二

人改家令為司府令宮門大夫為宮門監通事舍人

為宣令舍人正字為正書左右衛率為左右侍率左

右宗衛為左右武衛虞候開府為左右虞候左右監

門率為左右監門將軍唐初多因隋制復置詹事府

以統東宮衆務增置少詹事復以司府令為家令官

門監為宮門大夫宣令舍人為通事舍人內舍人為

門監為宮門大夫宣令舍人為通事舍人內舍人為

中舍人正書為正字左右侍率為左右衛率增置親

勳翊三府中郎將各一人郎將二人左右武衛為左

右宗衛左右監門將軍為左右監門率餘皆如舊時

秦王齊王府官之外各置左右六護軍府及左右親

事帳內府

左一右一護軍府護軍各一人副護軍各二人長史錄事參軍及史各一人倉兵鎧

曹參軍事并府史各一人統軍各五人將各一人左

二右二左三右三護軍府各減統軍三人別將六人

餘職員並同左右親事府統軍各一人長史錄事參

軍事并史各一人兵鎧曹參軍事并府史各一人左

右別將各一人帳內府同又秦王又置天策上將府

有庫直及驅啞直量事置之長史司馬各一人從事中郎二人軍諮祭酒二

官員人典籤四人主簿錄事記室參軍事功倉兵騎

鎧士等曹參軍事各二人參軍事又置文學館學士

六人六曹各有令史書令史等

以房喬等十武德七年定令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

府三坊三寺十率府王公已下定置府佐國官是時王府

置師及嘗侍侍郎舍人之職又有侍讀其太子亦有

侍讀並以佗官領之其後多以重官領詹事庶子

太宗貞觀初改太子中舍人為中允復置中舍人以

自擬黃門侍郎中舍人擬中書侍後又置崇賢館有

郎中舍人又謂之太子中書舍人教授諸生隸門下坊十八

學士直學士及讎較之職崇賢館掌經籍圖書

年又於門下坊置太子司議郎四人時皇太子請置

乃置北官妙簡各士掌侍從規諫駁史職以司箴戒

正啓奏并錄東宮記註分判坊事高宗末徽三年

改中允為內允中舍人為內舍人尋復舊初避皇太

太子遜子忠諱俄

位而復顯慶元年置太子賓客四人漢高將廢太子

時東園公綺里

十二

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侍從太子為賓客卒護太子至武帝又為太子立博望苑以通賓客若有宴賜則太子賓客皆豫焉晉元康元年閔懷太子在東宮惠帝詔太保衛瓘息庭司空隴西王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慈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禘尚書令華廙息嘗游處太子左右謂之東宮賓客皆非官也至是乃以太子少傅兼侍中韓瑗中書令朱濟禮部尚書許敬宗左僕射兼太子少師于志寧為太子賓客遂為正官員

龍朔二年改詹事府為端尹府

詹事為端尹少詹事為少尹門下坊為左春坊典書坊為右春坊左右庶子為左右中護中允為左贊善

大夫中舍人為右贊善大夫司議郎為左司議郎舍

人為左司議郎洗馬為司經大夫家令寺為宮府寺

令為宮府大夫率更寺為司更寺令為司更大夫僕

寺為馭僕寺僕為馭僕大夫典膳藥藏內直三局監

宮門大夫並為郎內直郎擬尚輦奉御齋帥為典設

郎左右衛率府為典戎衛左右宗衛率府為司禦衛

左右虞候率府為清道衛左右監門率府為崇掖衛

左右內率府為奉裕衛太子千牛為奉裕三年置太

子左右諭德各一人擬散騎分司經局置桂坊置令

一人司直二人太子文學四人坊比御史臺令比大夫司直比直侍御史

職在彈劾以肅宮未幾廢桂坊改崇賢館為崇文館

寮以崇賢館隸之賢館後隸春坊尋避沛王賢諱又改館名

咸亨元年左庶子擬官名並復舊仍置贊善大夫左右各五員侍中右庶

子擬中書令司議郎擬給 又以諸衛依舊為率府司

事中贊善擬諫議大夫 儀鳳四年增置左右贊善大夫各十

員以授諸王之子 永淳元年立皇孫重昭為皇太孫

慶對曰晉惠帝立愍懷子襄陽王尚為皇太孫時皇

太子官屬即轉為皇太孫官屬南齊永明中立文惠

太子昭業為皇太孫便居東宮帝悅使方慶定官屬

乃奏太孫府置師傅友文學祭酒長史曹掾主簿管

記司錄已下六曹從事等官 則天垂拱元年又以詹

事府為宮尹府詹事為宮尹少詹事為少尹左右監

門率府為鶴禁衛率府鎧曹為冑曹中宗神龍元年

復詹事府官號又以司禦衛率府為宗衛率府清道

衛率府為虞候率府鶴禁衛率府為監門率府左右

奉裕衛為內率府時又以佗官簡較太子賓客 秘書監楊

噉 大嘗卿武崇訓 睿宗景雲元年復以門下坊為左

並簡較太子賓客 春坊典書坊為右春坊二年改王府師為傳令贊善

大夫兼用庶姓明皇先天元年詔東宮三師三少宜

開府置令丞各一人隸詹事府等罷開元初復以宗

衛率府為司禦衛率府虞候率府為清道率府 自貞觀至

開元凡府衛坊局改易其丞主簿率 七年改崇文館

副率等官屬皆隨府衛坊局號改復 讎較為較書二十五年始總定官數裁為典制太子

職詹事府有丞主簿司直各二人左右春坊各有庶子二人諭德一人贊善大夫五人

皆分左右

傳令四人又

皆有錄事主事令史書令史亭長掌固員以丞其事左春坊別有中允二人司議郎四人掌議二人贊善四人其所統有崇文館司經典膳藥藏內直典設宮門等六局崇文館學士無員學生三十人較書典書搨書手各二人熟紙匠筆匠各三人裝潢匠五人司經局有洗馬二人文學三人餘五局皆有郎一人丞二人司經之屬別有較書四人正字二人典書四人楷書二十五人典膳之屬別有主食六人典食二百

人藥藏之屬別有侍醫四人黃藥藥童各九人內直之屬別有典服三十人典扇典書各十五人典設之屬別有幕士六百人宮門之屬別有門僕一百三十人而皆有令史書令史書吏掌固等爲之吏役右春坊別有中舍人二人通事舍人八人典謁二十一人內坊掌東宮閣內之禁有典內二人丞二人典直四人導客舍人六人閣師六人內給使無員內廢典事亭長各二人駕士三十人掌固四人家令寺有丞二人主簿錄事各一人府十人史二十人亭長掌固各四人統食官典倉司藏三署署各有令丞一人食

官署別有掌膳十二人供膳四百人奉解三十人典倉署別有園丞二人典事六人司藏署別有典事四人皆有府史掌固之屬率更寺有丞一人府三人史四人伶官師二人漏刻博士二人掌漏六人漏童六人典鼓二十四人餘官如家令寺僕寺史五人丞府如率更寺餘官如家令寺領廄牧署有典乘牧長各四人典事六人翼馭十五人駕士三十人獸醫二十人餘職如食官等署左右衛率府左右司禦率府左右清道率府各置率一人副率二人長史錄事參軍事錄事并史各一人倉兵曹參軍事各一人府史各有差又有亭長掌固中候司戈各二人司階一人執戟三人左右監門率府左右內率府無倉曹參軍事以兵曹兼之又減司階中候司戈執戟等員而監門率府別有監門直長七十八人內率府別有千牛十六人備身二十八人主仗六十人餘官並同諸衛其親勳翊三府仍隸左右衛率府有中郎將左右郎將兵曹參軍事錄事并府各一人史二人較尉五人旅帥十人隊正副隊正各二十人親王府傳諮議參軍事各一人文學二人東西閣茶酒長史司馬掾屬主簿各一人史二人記室參軍事并史各二人錄事

參軍事參軍事錄事各一人史二人功倉戶兵騎法
 士等曹參軍并府各一人史各二人參軍事二人行
 參軍四人典籤二人又有親事帳內二府親事府典
 軍副典軍各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執仗親事執乘親
 事各十六人親事三百三十人較尉旅師隊正隊副
 准人部領帳內府無執仗等親事之職別有帳內六
 百六十七人餘官同親事府親王國有令一人大農
 尉各二人丞錄事各一人府五人史十人典衛八人
 舍人四人學官長食官丞各一人廢牧典府長丞各
 二人二十七人以内坊隸內侍省為局肅宗在宮邸

始置侍書之職

時以韓擇木為侍書

德宗建中四年增宿客二

員興元初又增四員貞元四年復舊員數十六年置

太子侍直

時以山人崔莘為右贊善大夫太子侍直

穆宗長慶元年封廊

王等十四人王每府惟置傅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友

功曹參軍各一員參軍二員

唐故事王府官屬隨王之任及在京師各有曹

局天寶已後諸王不出閣所置寮案過於閑冗順宗寶曆中瓊王長史裴簡求始論奏其事自後稍復舊

制文宗太和四年始限流外官不得為東宮五局郎

時左庶子孫革奏青官則局護翼元良必用卿相子弟先擇文學端士近年特有流外出身微末授任寔

玷流品當司有司經局較書正字品秩至卑而文學之人求之蓋無有塵雜故也其典膳等五局郎資序

本是清品若授流外不已則漸成蔓開成二年諸王

冊府元龜 官臣部

卷之七百八

十七

又有講讀之職時劉仲武為講讀間日入對諸王授經五代多故典制

未備儲副居尹京之任皇子分節鎮之職官國察吏

蓋多闕焉惟後唐長興中秦王府始置官屬梁開平元年宰

臣議親王令建府置察屬太祖抑而不行後唐同光初中書門下秦王府及東官屬司請未除授至長興

四年始以秘書監劉贊兼秦王傅前忠武軍節度判官蘇瓚為秦王友前襄州觀察友使魚崇遠為秦王

府記室然自唐室至於五代東官之職王府之屬或

參軍總領佗務或授左降分司致仕官不專為官府之任

若建置儲嫡諸王出閣則官府之職多以佗官兼領

及簡較之天寶後武臣及藩鎮牙較幕府僚佐亦多

簡較東官之職以為散官原其擬職上臺輔弼帝副

列位藩國左右宗親歷代已選授任斯重其有宣亮

直之德敦訓導之禮講以經義規以正道懿文秀茂

明識淵邃事之盡節臨難不奪膺慎簡之典被隆寵

之數洎褻慢求媚典憲是羅者並用論次以垂厥後

云爾凡官臣部十二門

選任

禮曰凡三王之教世子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

子君臣之道又曰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

則有師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慎諸身以

輔翼之而歸諸道也由漢而下曷嘗不茂建儲兩崇

樹蕃屏上以貞邦而固本次以強幹而昌世故其左右前後必詢求於正人傳相官屬咸參取於時彥資乎忠亮賴其老成將以申切磋之益成溫文之美芝蘭俱化允歸於善道磐維克固誕揚於頌聲斯固乃僚慎簡之攸先為邦令典之稱首者也

漢張良既封留侯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高祖自將東擊黥布良強起至曲郵曲郵在新豐謂日子房雖疾強

卧傳太子時叔孫通已為太傅以良行少傳事

周昌為御史大夫時高祖憂趙王如意年少而戚夫人與吕后有隙用符璽御史趙堯計為趙王置貴強

相堯進言昌為人堅忍位直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

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

煩公固必也煩勞也公強為我相趙昌泣曰臣前起從陛下

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

遷是時尊右卑左故謂貶秩位為左遷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

不得已強行於是徙昌為趙相

賈誼為長沙王大傳歲餘文帝思誼徵之乃拜為梁

懷王太傅懷王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

石奮孝文時為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時東

陽侯張敖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傳者皆推奮奮

為太子太傅

轅固治詩為博士景帝以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
衛綰為中郎將景帝以為庶忠實無它賜乃拜綰為
河間王太傅後為中尉賜告歸帝立膠東王為太子
召拜太子太傅

石慶為沛守武帝元狩元年立太子選羣臣可傳者
以慶為太子太傅

嚴彭祖為東郡太守以高第選太子太傅

蕭玄成丞相賢之子宣帝愛淮陽憲王欽欲立之以
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久之帝以玄成陽狂讓僕見

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
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繇是太子遂安

疏受太子太傅廣之兄子也受次公子亦以賢良舉
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敏謂所見捷利宣帝幸

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
帝甚驩說說讀目悅頃之拜受為少傅

史丹字君仲元帝為太子以丹為中庶子侍從十餘
年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嘗驂乘甚有寵帝以

丹舊臣皇考外屬丹祖父恭有女弟為信之詔丹護

太子家

傳喜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初爲太子成帝選喜爲太子庶子

後漢張佚爲博士光武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群臣承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供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爲太子太傅

杜林爲光祿勳時稱通儒有節行會皇太子強求乞自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爲王傅

何湯豫章人桓榮弟子明帝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

陰識爲侍中明帝始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

魏邢顒爲左馮翊以病去官時武皇諸子高選官屬今日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遂以爲平原侯植家丞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淄侯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爲太子少傅遷太傅

鄭稱爲侍中文帝初嗣王位封子馭爲武德侯以稱
爲傳今日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繇井里
之田礪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爲
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
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

司馬孚宣王次弟時陳思王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
爲文學掾

蜀董允字休昭時掌軍中郎將和之子先主立太子
允以選爲舍人

李譔字欽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爲庶子遷
爲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
多知甚悅之

吳闞澤字德潤究覽群籍孫和爲太子以澤爲太子
太傅又以薛宗爲少傅而蔡潁張純封備嚴維等皆
從容侍從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避亂交州太帝聞其名
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

張溫字惠恕父允名顯州郡少修節操容貌奇偉大
帝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
曰可與全琮爲輩大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溫

當今無輩帝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帝改容加禮尋遷太子太傅

陳表字文奧孫登爲太子表及諸葛恪張休顧譚等以遷入傳講詩書出從騎射太傅張溫言於大帝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俊彥於是乃用表等爲中庶子

華融字德蕤祖父避亂居山陰時皇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蕤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有莘德蕤者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溫遂止融家朝夕談講俄而溫爲選部尚書乃推擢融爲太子庶子

晉鄭袤滎陽開封人魏武帝初封諸子爲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爲臨淄文學

郭奕性剛正武帝踐祚初建東宮以奕及鄭默並爲中庶子

何邵爲中書監惠帝末熙元年以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故盛選師傅以邵爲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戎爲太子太傅衛將軍楊濟爲太子太保裴楷爲少師張華爲少傅和嶠爲少保

劉寔爲散騎嘗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爲師孟珩爲友楊準馮蓀爲文學及建東宮又

詔曰適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群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秦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恣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禘尚書令華廙息嘗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

高光爲散騎嘗侍從惠帝還雒陽時大弟新立重選傅訓以光爲少傅加光祿大夫嘗侍如故

孔坦少方直有雅望善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

丁潭爲尚書祠部郎元帝建武初琅邪王哀始受封

帝欲引朝賢爲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寔宜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爲琅邪王郎中令顧榮字彥先吳人也時入雒者惟陸機陸雲及榮三人而已以南土季望補吳王郎中令王衍舉遼東太守不就以名問超爲太子舍人

賀循字彥先元帝時爲中書令以老疾固辭拜太子太傅詔曰循清直履道秉尚真實居身以冲約爲本立德以仁讓爲行可躬訓儲官默而成化

周顓太興初明帝爲太子顓以吏部尚書更拜太子

少傅頌上疏讓曰臣退自循省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遂忝顯任名位過量不悟天監忘臣頑弊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忝傳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若臣受負乘之責必貽聖朝惟塵之恥俯仰愧懼不知所圖詔曰紹幼冲便居儲副之貴當賴軌匠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田蘇游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徃意不宜冲讓

殷仲堪少好學能清言善屬文人士咸欽愛之以孝行稱康帝聞其名召爲太子中庶子甚相知悅

顏含爲東陽太守東官初建含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

傅暢右僕射祗之子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爲秘書丞

孔安國爲領軍將軍安帝詔曰安國貢慎清正外內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

宋裴松之爲高祖治中從事史既克雒陽高祖勅曰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尸邊務今召爲世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

王惠字令明爲世子征虜長史宋國初建嘗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遷世子詹事王僧達太保弘之少子也少好學善屬文年未二十以爲始興王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

謝述從兄曜爲義康王長史喪官述代之太祖與義康書曰今以述代曜其才應詳諫著於歷職故以佐汝汝始親庶務而任事殷宜宵懷群賢以盡弼諧之美想自得之不俟吾言也

謝超宗解褐奉朝請孝武帝寵子子鸞爲新安王超宗以選補國嘗侍

齊王僧虔弱冠寬厚宋孝武時自太子中庶子出爲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遷散騎嘗侍復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二蕃皆帝愛子也

王琨爲歷陽內史初仕宋孝武以琨忠實徒爲寵子新安王東中郎長史加輔國將軍遷右衛將軍度支尚書出爲永嘉王左軍始安王征虜二府長史加輔國將軍廣陵太守皆孝武諸子

謝顥武帝末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爲竟陵王友

何昌寓永明初爲竟陵王子良文學以清信相得意好甚厚

王景文明帝時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景文固辟太傅帝遣新除尚書右僕射楮淵宣旨以古來比例六事詰難之不得已乃受拜

張緒字思曼清簡寡欲明帝時爲太子中庶子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官職轉中庶子

梁沈約初仕齊爲步兵校尉惠文太子入居東宮約管書記當時王侯到官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嘗早入遷太子家令

徐勉爲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幼昭選極親賢妙盡時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授侍講詔不許然後就焉轉太子詹事又改授侍中頻表解官官職優詔不許

王規天監年爲中書黃門侍郎勅與陳郡殷均瑯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

劉洽天和中爲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爲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復充其選

陸襄中太通中爲太子中庶子會昭明太子薨妃蔡氏別居金華宮以襄爲中散大夫領步兵較尉金華宮家令知金華宮事

劉杳爲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勅特與杳焉

庾於陵爲太子洗馬舊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於甲族請論以爲美

徐摛爲左衛司馬會晉安王出戍石頭高祖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爲侍讀普通二年晉安王爲西平將軍寧蠻較尉摛爲王諮議

徐凌摛之子也參進安王寧蠻府軍事大通二年王立爲皇太子東宮置學士凌充其選

孔休源爲宣惠晉安王尉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高祖謂之曰荊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輔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對曰臣以

庸鄙曲荷恩遇方揣丹誠效其一割帝善其對乃勅
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每師之
宗史字明敷武帝嫡孫南郡王居西州以史管書記
史既以筆札被知貞正見許故任焉俄而文惠太子
薨王爲皇太孫史仍舊管書記

庾肩吾爲中庶子初簡文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
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暉彭城劉遵劉孝儀弟孝威同
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
子凌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
王褒爲秘書丞時宣城王大器簡文帝之家嫡即褒

之始子也于時盛選僚佐乃以褒爲學士

陳蔡景歷爲高祖記室時衡陽獻王昌爲吳興郡昌
年尚少興王之鄉里父老故人尊卑有數高祖恐其
年少接對乖禮乃遣景歷輔之

王瑒爲中庶子父冲嘗爲瑒辭中庶子文帝顧謂冲
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
虞寄自閩還朝文帝謂劉仲舉曰衡陽王既出閣雖
未置府僚然須得一人旦夕游處兼掌書記宜求宿
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文帝曰吾自得之乃手
勅用寄寄人謝帝曰所以暫屈卿游藩者非止以文

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助也

陸繕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較尉掌東宮管記繕儀表端麗進退開雅文帝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其趨步躡履皆令習繕規矩除尚書吏部郎中步兵如故仍侍東宮

顧野王宣帝太建中爲國子博士後主在東宮野王兼東宮管記遷太子率更令兼通事舍人時宮僚有濟陽江總吳國陸瓊北地傅綽吳興姚察並以才學顯著論者推重焉

陸瓊爲中書侍郎太子家令長涉王爲江州刺史不循法度宣帝以王年少授瓊長史行江州府國事帶尋陽太守瓊以母老不欲遠出太子亦固請留之遂不行

後魏車路頭代人也道武時以忠厚選給東宮爲明元帳下師

谷渾明元時爲前鋒將軍從幸河南還選給事東宮盧魯元敏而好學寬和有雅度明元時選爲直郎以忠謹給侍東宮恭勤盡節太武親愛

李靈字虎符太武時爲淮陽太守以學優溫謹選授文成經

李敷字景文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事東宮

盧誕本名恭祖爲給事黃門侍郎太武詔曰經師易
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命卿爲師於是親幸晉
王弟勅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
東將軍散騎嘗侍

陸馥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隴西王源賀並固
諫馥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屬望不可橫議
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廷有死無二久之帝意乃解
詔曰馥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馥爲太保

鄭義孝文延興初爲散騎嘗侍中山王叡寵幸當世

並置王官義爲其傳

祖瑩太和中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孝文顧
謂勰曰蕭贖以王元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
豈非倫匹也勅令掌勰書記

高諒字脩賢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孝文妙簡
僚佐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

游肇孝文時爲太子中庶子以謹素敦重文雅見任
李冲爲侍中吏部尚書時咸陽王禧自冀州刺史朝
京師孝文詔曰仲尼在鄉黨猶尚恂恂周文王爲世
子卑躬求道禧等雖連萼宸暉得不尊尚師傳也故

欲為置之以嘉令德廷尉卿李冲可咸陽王師東官
既建拜太子少傅

楊機少有志節為士流所稱宣武時解褐奉朝請於
時皇太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為
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

崔光宣武延昌初為中書監帝幸東宮召光與黃門
甄琛廣陽王淵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
當令為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命孝明出
從者十餘人勅以光為傅之意令孝明拜光又拜辭
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孝明遂南面再拜詹事王

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並不敢答
拜惟西面拜謝而出

裴伯茂西魏出帝末與中以廣平王贊盛選賓僚以
伯茂為文學

北齊李鉉為太子博士高祖令世宗在京妙簡碩學
以教諸子世宗以鉉應旨徵請晉陽時中山石曜北
平陽絢北海王暉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
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

李渾文宣太保初除太子少保邢邵為少師楊愔為
少傅皆以為榮

封孝琰爲太子舍人出入東宮甚有令望丁母憂解任除晉州法曹參軍尋徵還復除太子舍人王晞孝昭皇建初爲丞相從事中郎時百官請建東官勅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尊引趨拜爲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重綬皇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嘗舒慢也晞淹雅有器度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游晞與清河崔瞻頓丘李度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爲大將軍握晞等手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可移吾弟不負義方即祿位嘗亞舍弟

若苟使回邪致相註誤罪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嘗山公演友

崔瞻爲征虜將軍孝昭踐祚皇太子就傳受業詔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勅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慶皆歸委焉

馮子琮爲東宮管記又奉別詔令共胡長粲輔導太子轉庶子

孫靈暉後主時爲潼郡太守天統中勅令朝臣推舉可爲南陽王綽師者吏部尚書尉瑾表薦靈暉徵爲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經綽雖不好文學亦甚相敬重

啓除其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爲猖蹙靈暉惟默默憂頓不能諫正綽欲以管記馬子結爲諮議參軍乃表請轉靈暉爲王師以子結爲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啓奏不合後主於啓下手答云但用之仍手報南陽書並依所請儒者甚以爲榮後周裴文舉字道裕少忠謹涉獵經史西魏大統十年起家奉朝請遷丞相府默曹參軍時太祖諸子年幼盛簡賓友文舉以選與諸公子游雅相欽敬未嘗戲狎

隋蘇亮初仕西魏文帝爲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武爲秦州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爲秦州司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爲恨臨辭賜以御馬

尉遲運初仕周明帝爲右司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譖佞數有罪失武帝於朝臣內選忠諒鯁正者以輔弼之於是以運爲右宮伯建德三年帝幸雲陽宮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

李徹字廣達初仕周武帝爲左武衛將軍後入隋及煬帝爲晉王鎮并州妙選府官詔徹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帝謂侍臣曰安

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重如此
顏之儀初仕後周明帝爲麟趾殿學士稍遷司書上
士武帝初建儲官盛選師傅以之儀爲太子侍讀
明克讓高祖受禪拜太子舍人率更令于時東官盛
徵天下才學之士至于博學洽聞皆出其下
楮亮初仕陳爲尚書殿中侍郎開皇中陳亡入京文
帝詔亮侍游東官爲太子學士
蘇孝慈開皇中爲兵部尚書待遇踰密時皇太子勇
頗知時政帝欲重官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于是
拜孝慈爲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

張虔威字元敬開皇初煬帝爲晉王出鎮并州盛選
僚佐以虔威爲刑獄參軍累遷爲屬王甚美其才與
河內張衡俱見禮晉邸稱爲二張焉

徐孝克凌之弟也煬帝爲皇太子文帝以孝克爲國
子博士侍東宮講禮傳

宇文述開皇中爲右衛大將軍及晉王爲皇太子以
述爲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文帝以述素貴遂進
率品爲第三其見重如此

柳謩之大業初爲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
注望以齊王當立帝亦重王府選拜爲齊王長史帝

法服臨軒命齊王于西朝堂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
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庭引蹇之詣齊
王所西面立宣勅謂齊王曰我出藩之初時年十二
先帝立我于西朝堂乃令高穎虞慶則元旻等從內
送王子相於我誠我曰以汝未更世事令子相作輔
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踈遠君子
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
言惟國及身敗無日矣吾授勅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徹子相之力吾幾無今日矣若與蹇之從事一如子
相也又勅蹇之曰今以卿作輔相齊副朕所望也若

齊王德業修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
相及

唐李綱勅爲太子詹事以太子建成漸狎無行之徒
有猜忌之謀不可諫止頰乞骸骨高祖慢罵之曰卿
爲何潘仁長史何乃蓋爲朕尚書且建成在東宮遣
卿輔導何爲屢致辭乎綱頓首陳謝曰潘仁賊也誠
在殺害每諫便止所活極多爲其長史故得無愧陛
下功成業泰頗自矜伐臣以凡劣才乖元凱所言如
水投石安敢久爲尚書兼以愚臣事太子所懷鄙見
復不採納既無補益所以請退帝謝曰知公直士勉

弼我兒於是擢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並如故
杜淹武德末隱太子誅後擢爲御史大夫判太子詹
事詔東宮儀式薄領並取淹節度至貞觀初爲散騎
嘗侍行太子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太宗謂曰國之
儲副自古所重必擇善人爲之輔佐今太子年在幼
冲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見之可得隨事誠約今既委
以監國不在目前知卿志懷貞慤能執直道故輟卿
于朕以輔太子宜知委任輕重也

王珪爲禮部尚書魏王泰師太宗嘗謂侍臣曰古來
帝子生于宮闈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
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久
驅使是所諳悉以其意存忠孝選爲子師爾宜語泰
汝之待珪如事我也可以無過泰每爲之先拜珪亦
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

孔穎達爲給事中以正直稱庶人承乾之在東宮也
妙選朝望爲官屬以穎達爲太子中允累遷嘗侍國
子祭酒仍侍講東宮

于志寧爲太子左庶子太宗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
生卜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幼小周召爲師傅日
聞正道習以成性今皇太子既幼少卿當輔之正道

無使邪僻闖其心勉之無忘當稱所委官賞可不次而得也

房玄齡爲左僕射拜太子少師玄齡上表遜位優詔不許玄齡固讓乃下詔曰夫選賢之義無私爲本奉上之道當仁是貴列代所以弘風通賢所以叶力卿忠肅恭懿明允篤誠草昧霸圖綢繆帝道儀形禮閣庶政惟和輔翼春官望實斯在而忘彼大體徇茲小節雖恭教諭之職乃辭機衡之務豈所謂弼余一人共安四海者也宜聽此懷無煩固讓玄齡固不奉詔又詔曰玄齡德爲時秀位隆朝右業履恭儉志懷冲

退頗表陳誠固辭執法朕具食思治虛已欽賢方資啓沃共康兆庶豈得申其雅尚用虧彝典便可斷表即令攝職

魏徵爲特進知門下省事貞觀中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魏王泰寵愛日隆內外庶僚並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踰魏徵我遣傳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後拜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如故徵自陳有疾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爲助我之賴公耶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

馬周貞觀中爲御史中丞兼知諫議大夫事高宗在

藩盛隆府望周以本官簡較晉王長史及升儲位加中書侍郎兼太子左庶子

長孫無忌爲司徒定策立晉王爲太子太宗以無忌爲太子太師房玄齡蕭瑀爲傳保制曰明兩之重寔固宗祧輔導之職莫先師保是以呂望召奭騰芳于有周叔孫玄成繼美於隆漢司徒趙國公無忌器範宏邈風鑒秀遠材稱棟幹地兼姻戚佐命之功勒乎鍾鼎論道之譽穆乎台槐股肱是屬邦國攸賴教諭少陽僉望斯在司空梁國公玄齡體業忠肅識具弘通誠著霸圖功宜鼎業奉上之節所懷必盡益國之

事知無不爲必能厲茲六行審喻三善特進宋國公瑀操行清約識局貞正夙受先遇早升朝右立身之操必在於直道體國之心無忘於忠義輔翼儲貳望實攸歸無忌可太子太師玄齡可太子太傅瑀可太子太保又以黃門侍郎褚遂良爲太子賓客

李勣爲兵部尚書高宗踐儲宮以勣爲太子詹事兼右衛率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宗謂勣曰我兒親登儲兩卿舊長史今以官事相委故有此授雖屈階資可勿怪也

來濟爲考功員外郎時初置太子司議郎妙選人望

遂以濟爲之仍崇文館直學士
敬播爲著作佐郎以撰實錄功遷太子司議郎時此
官初置極爲清望

韓瑗高宗顯慶初爲侍中時代王弘爲皇太子瑗與
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並爲皇太子賓客又
以尚書左僕射于志寧爲太子太傅

劉仁軌上元中爲左僕射雍王爲皇太子仁軌與右
僕射戴至德侍中張文瓘中書令郝處俊並爲皇太
子賓客

王方慶爲麟臺監中宗立爲東官方慶兼簡較太子
左庶子則天聖曆二年正授左庶子俸料同職事三
品兼侍皇太子讀書

崔融累補官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春宮制
融爲侍讀兼侍屬文

劉禕之爲中書侍郎轉相王府司馬高宗謂曰朕之
愛子以卿忠孝之門藉卿師範所冀蓬生麻中不扶
自直耳

元讓高宗末爲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中
宗居東宮徵拜司議郎及謁見則天謂曰卿既孝於
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我

見也

源乾曜司刑太嘗伯直心之子開元初邠王守禮府僚吏有犯法者玄宗令左右求堪爲王府長史者太嘗卿姜皎薦乾曜公清有吏幹因召見與語乾曜神氣清爽對答皆有倫序玄宗甚悅之乃拜少府監兼邠王府長史

潘好禮開元初爲邠王府長史六年二月詔曰分命諸王典於大郡諒存公道以鎮淳風邠王稟性頗寬馭下不肅且復簡貴未詳倫理故選剛直任之端察王家奴客等有違法綱者長史潘好禮隨事簡較科

决若王有何怪仰好禮具狀聞徹王歷虢隴襄滑晉等州刺史時皆擇首僚以持綱紀好禮與源乾曜袁嘉祚皆爲邠府長史兼州佐

嘗通爲國子博士開元六年皇太子及邠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歲尚未就學以左散騎嘗侍褚無量內繕寫論語孝經各五本以獻玄宗覽之曰吾知無量意矣乃下詔曰修身貴乎慎始篤學在乎自幼朕諸子已各髫髻中須聞詩禮宜于儒官中選德行耆宿三五人入閣教授俄以嘗通國子博士郭謙光左拾遺潘元祚等爲太子及邠王已下侍讀

賀知章開元中爲散騎嘗侍時肅宗爲陝王天性屬辭典麗玄宗甚愛之詔知章與潘肅呂向皇甫彬邢璣等待讀韓擇木侍書

孔述睿德宗建中初爲諫議大夫會有詔東宮官宜擇端厚之士皇太子時幸太學行齒胄之禮乃以述睿爲太子侍讀

徐岱貞元初以前京兆府功曹爲膳部員外郎睦王已下侍讀歲中遷水部郎中皇太子侍讀兼舒王已下侍讀

馮伉貞元中爲醴泉令韋渠牟薦給事中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崔辛自茅山徵爲右贊善大夫充太子侍讀直新名也

歸登貞元末爲兵部員外郎皇太子侍讀順宗即位遷給事中元和四年憲宗册皇太子與呂元膺俱爲皇太子侍讀詔曰輔翼元良教諭成德使目睹正事耳聞正言形于施爲漸于心術非齊莊忠愨之士不在茲選工部侍郎歸登給事中呂元膺並踐履端方行義修潔通於經訓而得其要達於教化而蹈其中侍講承華師範盤石訪乃公議副予精求並可充皇太子諸王侍讀

李逢吉爲給事中元和七年與司勳員外郎李巨並
爲太子諸王侍讀

常綬爲屯田郎中元和九年八月以爲職方郎中充
皇太子及諸王侍讀

薛放爲兵部郎中憲宗以儲皇好書求端士輔導經
義旋充皇太子侍讀

呂元膺爲諫議大夫給事中規諫大舉其職及出爲
同州刺史乃入謝帝訪以時政元膺抗辭直對無所
阿諛帝察其忠蓋命復守舊官加皇太子侍讀賜以
金紫

丁公著爲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元和十一年九月
改爲水部員外郎充皇太子侍讀

庾敬休爲戶部侍郎文宗太和六年以敬休守本官
兼魯王傅又以太嘗少卿鄭肅守本官兼魯王府長
史以戶部郎中李踐方守本官兼魯王府司馬魯王
帝之元子帝以年幼思賢傳輔導之時魯王傅和元

亮因侍制召問事元亮出於卒吏不知書一不能對
後宰相延英奏事帝從容曰魯王質性可教宜擇賢
士大夫爲官屬不可復用和元亮之輩因有是命
崔植爲中書舍人太和九年二月以植及考功員外

郎史館修撰蘇滌兼充皇太子侍讀

王起為兵部尚書判戶部事太和九年七月以起及

翰林學士太常少卿知制誥陳夷行並充皇太子侍

讀仍每五日一入長生院對皇太子

劉仲武為國子監四門助教開成元年十二月仲武

充奉諸王講讀

橋庶為河南府緱氏縣開成二年四月以庶為諸王

講讀與劉仲武更入教授

韋溫為給事中開成二年五月以溫充皇太子侍讀

竇宗直為秘書少監開成二年七月以宗直為皇太

子侍讀

周敬復為禮部員外郎兼起居郎史館修撰開成三

年五月以敬復守本官充皇太子侍讀依前史館脩

撰

狄兼謩武宗會昌三年二月以兼謩兼益王傳鄭簡

之兼益王府長史制曰古者聖王之教子也皆選天

下之端士以衛翼之漢代梁王好書則以賈誼經緯

之才而耀明之其淮陽好政則以玄成讓兄之節而

鎮靜之前王令猷百代可法况朕建立元子錫之與

區朱郎初開黃髮是憲以兼謩慷慨立志有表益正

席之忠以簡之取捨俟時有貢禹彈冠之操皆行不
 苟合誠無暗欺歷職有聲居正不撓舉其素行擢在
 顯僚爾宜廣德義之風明孝愛之道俾其嚴於問寢
 敬不絕馳化與心成中道若性欽我休命可不勉歟
 王欽若等按唐書本傳不載此事唐
 年補錄有此詔而不載兼謨等本官
 王牘為太子賓客昭宗乾寧四年韓建獻封事十條
 其三太子諸王請置師傅教導乃以牘為諸王侍讀
 制曰王者之子在襁褓中置三師訓之繇古道也我
 思成人已來遭此多難師訓之義翦焉闕聞南面稱
 尊愧于寡昧繇是言念諸子疚于厥心擇正人為之

傳導今丞相言爾牘老於大學雅有德行明君臣父
 子之道知禮樂詩書之源可使高步承華大叅望苑
 琢磨羽翼朕有與焉爰授正卿以加峻級且旌優異
 往為傳師邪蒿鮑魚勿俾登俎胄筵講肆為惜分陰
 使其知東平為善之規喜王褒洞簫之賦承萬代之
 業固盤石之基斯實賴於老成人也
 後唐劉贊明宗時為刑部侍郎時秦王為元帥秦王
 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與贊鄉曲之舊以秦王盛
 年自恣須朝中選端士納誨異其稟畏乃奏薦贊焉
 授秘書監兼秦王傅

忠勤

海峽

千文

書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宮臣部 二

正直

夫明神之介福本夫正直宗室之成德由乎輔導自漢而下崇建儲貳分樹藩戚精選端士並列官屬資其明智導之治體其或安於佚樂不遵憲度簡局非慎驕奢自恣則必箴規以正道補察其邪心至於簡

督群下忠亮自處形閭閻之色有凜然之風俾夫聞義則遷以嚴見憚王制是守國政用修斯古人任夫賢直輔以德義之明效也若乃切辭而被惡繇諫而免罪斯又出於誠心立身無撓者矣

漢汲黯字長孺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大臣任舉其子

弟為官以嚴見憚

漢龔遂為昌邑王賀中尉昭帝亡子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

立為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謂新居喪

服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鬪虎豹貂皮軒車九流驅馳

東西所為諄道諄乖音布內切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

得佯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

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群臣坐階王

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吉以

數諫爭得減死髡為城旦

王吉字子陽為昌邑中尉昌邑王既即位二十餘日

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坐在國時不舉秦王罪過令

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階王大惡道讀曰導皆下獄誅

惟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止得減死髡為城

王式字翁思為昌邑王師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

群臣皆下獄誅惟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
 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
 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
 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也復方目切至於危亡失道之
 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
 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踈廣為太子太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
 為太子少自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
 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
 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

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
 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

王尊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
 傳相連坐前任傳相者類及尊親事奉璽書至庭中

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
 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相鼠廡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尊曰毋

持布鼓過雷門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雒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

為鼓故無聲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

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廡長

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
 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
 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
 王爾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顧念也負持也安焉也
 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
 願觀相君佩刀陽為好語也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
 刀視王視讀曰示王欲誣相拔刀向王也王情得謂尊所測王得
 其情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
 梁荒王太傅輔史不書姓成帝鴻嘉中奏荒王立一日至
 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

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仗藏私府
 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許太傅所
 奏奏可後數復毆傷郎毆捶擊音一口切夜私出言傳相連
 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
 後漢魯丕章帝時為趙相趙王商嘗欲避疾商趙王良之孫
 便時移住學官丕止不聽學官謂學舍人王乃上疏自言詔
 書下丕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
 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官傳五嘗之道修
 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遊讌事不可聽
 詔從丕言王以此憚之

張酺以尚書教授明帝令入授皇太子酺為人質直

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規正之辭以嚴見憚

東觀記曰

太子家時為奢侈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焉

章帝即位出為東郡太守帝

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間閭

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

沈景吳郡人順帝時為河間王相王政傲狠不奉法

憲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

不為禮

峙立也

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

服嘗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也王慙而更服

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

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簡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

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傳景因捕諸

姦人上案其罪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

政遂為改節悔過自修

李燮字德公靈帝時為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為張

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

續在國無政為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

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燮以謗毀宗室輪作

左較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燮為議郎京師

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魏邴原爲太子五官中郎將長史太子燕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於原原悖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

司馬孚爲陳思王植文學椽植負才凌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又孚爲中庶子太子即位時當選侍中嘗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

吳陸遜字伯言黃龍初爲上大將軍大帝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乃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吾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耶即時毀撤之射聲較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訶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

晉杜錫爲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
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嘗所坐處氈中刺
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曰醉不知太
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

江統叅大司馬齊王軍事罔驕荒將敗統切諫又爲
成都王穎請爲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
切至

孔衍爲太子中庶子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
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
惡之乃啓出行爲廣陵郡時人爲之寒心而衍不形

于色

宋謝景仁爲會稽王輔國叅軍事王世子元顯嬖人
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者惟景仁不至
沈演之爲彭城王義康別駕從事史領本郡中正深
爲義康所待故在府州前後十餘年後劉湛劉威等
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義與湛
等不同湛因此讒之於義康嘗因論事不會旨義康
變色曰自今後我不復相信演之與景仁素善盡心
於朝廷太祖甚嘉之

阮翰爲征南江州長史桂陽王休範在鎮數出行遊

韜性方峙未嘗隨從

南齊范述曾爲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爲人
審諤在宮多所諫爭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
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爲周舍時太子左衛率沈約
亦以述曾方汲黯

梁范雲初仕齊爲竟陵王子良記室叅軍事時子良
兄文惠王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
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夫三時之務實爲長勤伏願
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逸既出侍中蕭緬
先不相識因就車握雲手曰不肖今日復聞讜言

江革爲廬陵王長史時王少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
以正直自居不與籤帥等同坐

陳袁憲字德章爲太子詹事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
手表陳諫凡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
示容納而心無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
王爲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憲厲
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嗣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
言廢立是夏竟廢太子爲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
之事歎曰袁德章實骨鯁之臣即日詔爲尚書僕射
後魏高道悅爲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官

官上下咸畏憚之

陽固領汝南王悅郎中令先是清河王懌舉固爲步兵較尉領是職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并面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爲舉得其人懌領大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及悅爲大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搃撻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悅辟固爲從事中郎不就

楊昱爲廣平王懷左嘗侍王好武事數出遊獵昱每規諫宣武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有縱恣公行囑請於是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治之伏法於都市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悉除名爲人惟昱與博陵崔楷以有忠諫得免

崔楷爲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刑戮惟楷與楊昱以數諫諍獲免

北齊王昕字元景汝南王悅辟爲騎兵叅軍悅嘗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昕乃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床人爭進乎昕獨執版却立悅於是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令爲宴適親起輿牀卿是何人獨爲偃蹇對曰元

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刑安敢以親王寮
案從廝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卧
於閑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
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沈酒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
微寮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

後周宇文孝伯高祖深委信之爲東宮正建德之後
皇太子稍長既無令德惟昵近小人孝伯謂高祖曰
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
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
聖質猶望日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歛容曰卿世

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
非言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
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孝伯仍爲左宮正宗師中大
夫累遷右宮伯嘗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答曰皇
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持帝鬚言
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嘗謂我云太子無
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
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恐愛遂爾結舌帝知
其意默然久之又曰朕已委公其勉之

隋裴政爲太子左庶子時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

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榮語元愷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曰名帳安在元愷曰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語詰榮榮便拒諱云無此語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憊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右衛率崔倩等爲證倩等款伏

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爲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定興曰公所爲者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藉藉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益踈政繇是出爲襄州摠管判劉行本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勇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正太子以正道何有

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所親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在閣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爲福致請乃釋之太子當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而止未幾李於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不及乎此

唐李綱在隋開皇末爲太子洗馬皇太子勇嘗以歲首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宴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累於殿下臣請遽正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起而出文帝廢太子勇召東宮寮屬切讓之無敢對者綱進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過也非太子之罪太子才非上品性是嘗人得賢明之士輔導

之足嗣皇業方今多士盈朝當擇善人居任柰何以絃歌鷹犬之才日在其側致令至此乃陛下訓導不足豈太子之罪耶文帝竒其對擢爲尚書右丞貞觀中又爲太子少師太子每親政事太宗必令綱及左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坐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凜然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爲難綱以爲易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

權萬紀爲西韓州刺史會吳王恪以驕縱被譴拜萬紀爲長史萬紀厲其抗直恪遂折節從之太宗以齊

王佑溺情群小以萬紀爲長史萬紀性剛毅所在以強直稱祐聞其名望風畏憚親愛左右咸詭示踈斥外接萬紀而內深疾之萬紀見祐非法嘗犯顏切諫初尚有從者後皆相反焉左右皆君暮梁猛虎並以善射野豕得幸於祐萬紀驟諫不納遂皆劾逐之而祐潛遣招延狎暱愈甚會萬紀宅中有土塊夜落萬紀以爲君暮等將害已悉收繫獄而乘傳以聞雖不顯言而意指於祐又云與小人聚飲殺馬而食內人代判畋獵無時同爲非者數十人詔遣刑部尚書劉德威往覆之事頗有實者

孔穎達爲太子右庶子庶人承乾不循法度穎達每犯顏進諫庶人乳母遂安夫人見其發言亮直謂穎達曰太子成長何宜屢得面折穎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諍爭逾切

崔義玄爲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與友孟神慶雖志好不同各以介直規正府幕王並委任之

蘇良嗣高宗時爲周王府司馬王時年少舉事不法良嗣正色規諫甚見敬憚王府官屬多非其人良嗣守文簡括莫敢有犯深爲高宗所稱

王及善遷左奉裕率孝敬皇帝之居春宮宴集命之

擿倒及善對曰殿下自有樂官正當守職此非臣任也臣將奉令恐非殿下羽翼之備太子謝而遣之

後唐劉贊爲尚書刑部侍郎時言事者云親王舊有師傅以爲輔導請爲親王置師傅上顧問近臣王官如何執政以秦王從榮名勢既隆凡事不敢制置郎日王官宜委從榮自擇從榮奏爲秘書監兼秦王傳贊朝之正人也有節操不趨競方爲列曹侍郎一旦爲王官掩泣陳訴素知從榮之爲人尤懼獲禍時秦王府叅佐皆新進小生動多輕脫或稱頌從榮功德阿意譚笑而贊每見從容諷議必獻嘉言時從榮溺

於篇章凡門客及通謁遊士必坐於客次日出題目
 令賦一章然後接見酒筵之中悉令秉筆賦詩贊雖承命容狀不
 悅從容心知其意自是戒典容勿通令每月一度至
 衙贊既官係王府不敢朝參不通慶弔閉關暗鳴而
 已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宮臣部 三

輔導 講習

輔導

三王之教世子也建師保之職喻之德而歸諸道漢
 氏之分王子弟亦為選置傳相故儲闈以至于戚藩
 莫不資賢良之士申輔導之義然後成溫文之德著

信厚之質者焉乃有藉其素望以定大計極其誠心以安宗社陳禮義而救其失援法度而窒其邪周旋以盡規切磋以縫闕以至形於筆述表乎箴諷皆所以罄惓惓之衷勵蹇蹇之節蓋夫朋友著忠告之義官師有相規之訓况乎委質事人豈不念納忠而成美哉

漢東園公與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四人惠帝爲太子時高帝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呂后用張良計令建成侯呂澤奉太子卑辭迎四人至客建成侯所高帝十一年黥布反高祖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請呂后乘間言諸將皆陛下故等夷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爲用於是高祖自將而東以良行太子少傅事十二年高祖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高祖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所以謂之四皓高祖怪問曰何爲者四人皆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見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

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日煩公幸卒調護太子調謂和平之四人為

壽已畢趨去高祖目送之以目瞻之召戚夫人指視

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

貞迺主矣迺汝也

叔孫通為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

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

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

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

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言共

其可背我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適讀日嫡臣願先伏誅

以頸血汚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特且通曰太

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

吾聽公

淮南相史失姓名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

王安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

迺屬之謂以兵委之也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

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曲城侯蟲達之子也名捷淮南以故得

完

董仲舒為江都易王相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

禮誼規正王敬重焉

史丹爲駙馬都尉護太子家時孝成爲太子喜酒樂燕元帝不以爲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毋傳昭儀又愛幸帝以故嘗有意欲以恭王爲嗣賴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帝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

後漢公沙穆爲繒相時繒侯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爲多不法廢嫡立庶傲恨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繒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躰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修來自來多福乃上沒敞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敞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

何敞爲濟南王康太傅康尊貴驕甚敞至國輔康以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焉

程堅爲趙王乾傅先是乾居父喪私娣小妻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五縣及堅爲傅輔以禮義乾改悔前過堅列上復所削縣

魏吳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爲世子及諸侯所禮爲元城令太祖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植

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太祖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太祖及左右咸歔歔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

賈詡爲大中大夫時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帝從之深自砥礪

高堂隆爲歷城侯徽相遭太祖喪不哀及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

蜀霍弋爲太子中庶子太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晉安平王孚初爲魏國太子中庶子文帝初聞太祖薨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爲命當上爲宗廟下爲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

嵇喜爲齊王攸司馬攸居文帝喪哀毀過禮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喜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大王地耶密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爲祖宗况荷天下之大業負帝室之重任

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顏閔爭孝不可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躬自進食攸不得已為之強飯喜退攸謂左右曰稽司馬將令我不忘居喪之節得存區區之身耳

丁綏為高密王泰司空祭酒楚王瑋之被收泰嚴兵將救之綏諫曰公為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卒宜遣人參審定問泰從之

王脩為東平王楙長史惠帝北征以楙都督徐州率眾赴鄴湯陰之役東海王越奔于下邳楙不納越乃還國帝既西幸越總兵謀迎大駕楙甚懼修說曰東

海宗室重望今將興義公宜舉徐州以授之此克讓之美也楙從之

卞壺為明帝東中郎長史又為世子師壺前後居師佐之任盡裨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

溫嶠為太子中庶子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 嶠又與阮放等共勸太子遊談老莊不教以經史太子甚敬之

華廙為太子少傳動遵禮典得輔道之義

梁江革為武陵王長史王憚之雅相欽重每至侍宴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製詩呈高祖高祖謂僕射徐勉曰江革果稱職乃

除都官尚書

後魏游雅爲太子少傅時恭宗摠百揆監國雅上疏曰殿下親覽百揆經營內外昧旦而興諮詢國老臣職忝凝承司是獻替漢武時始啓河右四郡議諸疑罪而擿徙之十數年後邊郡充實並脩農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於罪人非怒而誅之欲其從善而懲惡擿徙之苦其懲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從徙雖舉家投遠忻喜赴路力役終事不敢言苦且遠流分離心或思善如此姦邪可息邊陲足備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

楊昱爲詹事丞于時孝明在懷抱之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官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然自此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傳輔導之美退闕群寡陪侍之式非所謂示民儀軌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詔令臣下咸知爲後世法於是詔曰自今已後若非朕手勅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程駿爲任城王雲郎中令進箴於王王納而嘉焉裴瑗爲汝南王悅郎中令悅散費無嘗每王俸初入一日之中分贈極意瑗每隨例嘗辭多受少伺悅虛

竭還來奉貢悅雖性理不嘗然亦相賞愛

宋欽初仕沮渠蒙遜爲世子洗馬欽上東宮侍臣箴
比齊邢峙爲國子助教授皇太子經厨宰進太子食
有菜曰邪蒿時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
所宜食文襄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纁纁拜國子博士
王晞爲嘗山王友時文宣昏亂王以切諫爲文宣所
撻王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嘗卿耳目所具吾豈
可以前途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諫草吾當伺便
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切諫王曰今朝廷乃爾欲
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
焚之

復識親踈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
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獻敝不自勝曰乃至是
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對晞
焚之

后周伊婁穆初爲衛公直長史武帝逮德初授荊州
復以穆爲摠管府長史穆頰貳威藩甚得禪贊之譽
蕭圓肅德中爲太子少傅以任當師傳調護是職乃
作少傅箴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

鄭暉爲太子宮尹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
軌每勸帝廢太子而立秦王繇是太子嘗不自安其

后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陰乃謂澤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澤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勿爲他慮太子然之

隋裴政爲太子勇左庶子多所規正見稱純慤東官凡有大事皆以委之

唐孔穎達爲右庶子皇太子承乾始自幼小太宗令穎達專侍讀書穎達性真正每讀書至可規誠必反覆引諭然以早居侍奉意頗狎之雖心有不平而免於憎忿時左庶子于志寧又受詔輔導承乾志寧正色直道多所補益撰諫苑二十卷以進承乾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疋黃金一斤以厲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爲詹事

王珪爲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王問珪以忠孝珪荅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母盡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當年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願聞所習珪荅曰漢東平王蒼云爲善最樂太宗謂侍臣曰古來帝子生於宮闈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

珪我又驅使是所諳悉以其意存忠孝選爲子師爾
宜語泰汝之待珪如事我也可以無過泰每爲之先
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

蘇幹少以明經累授徐王府記室參軍王好畋獵幹
每諫止之

劉憲睿宗景雲初爲太子詹事玄宗在東宮留意經
籍憲因上啓曰自古及今皆重于學至于光輝盛德
發揚令問安靜身心保寧家國無以加焉殿下居副
君之位有絕人之才豈假尋章摘句蓋資略知大意
用功甚少爲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

慰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寮之望侍讀褚無量經明行
脩耆年宿望時賜召問以察其言玄宗甚嘉納之
褚無量爲國子司業景雲初玄宗在春宮無量兼皇
太子侍讀嘗撰翼善記以進之太子降書嘉勞賚絹
四十疋

講習

夫先王之教子也逮師保之職申誨論之道莫不先
之以禮樂遵之以典法使其近正人而聞正言達古
義而式古訓化與心會習以性成然後德智長而治
道得矣漢氏而下學術尤盛名儒碩生乘時間出乃

有奉持素業入叅講議敷暢經旨進對宴說以師道而自處蒙体貌之殊等博約浸潤以敦乎藝文切磋琢磨以成乎德範自非誦說有法進退可度秉踐言之善行富博古之多聞者疇以充是選哉

漢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納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帝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繇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聞穀梁而善之

歐陽地餘其先歐陽生事伏生授倪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地餘宣帝時爲太子中庶子授太子蕭望之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

張禹元帝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令禹授太子論語繇是遷光祿大夫

孔霸事太傅夏侯勝傳尚書之學爲太中大夫授太子

鄭寬中有雋材事小夏侯逮傳尚書爲博士授太子後漢桓榮門徒嘗四百餘人何湯爲高第明帝始立

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
 授太子光武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
 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
 劉昆受施氏易於戴賓光武時代杜林為光祿勳乃
 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

包成習論語舉孝廉為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
 語

鍾興習嚴氏春秋明帝時為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
 章句去其復音複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

受章句召訓習韓詩章帝時為左中郎將入授諸王

魏應習魯詩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

王伉

蜀尹默為僕射以左氏傳受太子太子後主也

吳張休字叔嗣太帝以子登為太子欲登讀漢書習
 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

受請還以授登休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

晉徐邈為中書侍郎武帝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

文武之選皆一時之後以邈為前衛率領本郡大中
 正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勅以師禮相待然不以

博士不復尊以為師故帝有云

阮放字思度為太子中舍人遷庶子時雖戎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嘗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愛之鄧殷以儒學嘗授皇太子詩

庾亮為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

宋何承天為率更令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為執經

蔡茂之侍廬陵王義貞讀書官至彭城王義康驃騎從事中郎

南齊伏曼容字公儀武帝永成初為太子率更令侍

皇太子講

王儉為少傳文惠太子於崇政殿講孝經儉令摘句太僕周顥撰為義疏

梁何佟之初仕齊明帝建武中為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

張譏為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每有降集必使召之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猶侍哀太子武德後殿講老莊

庾黯妻為尚書金部郎遷中軍表記室參軍東宮逮以本官侍皇太子講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

均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逐日爲太子講
五經義

賀革爲湘東王府諮議勅革講三禮

顧越聰慧有口辯說毛氏詩傍通異議解褐揚州議
曹吏兼太子左衛率丞越於義理精妙尤善持論與
會稽賀文發俱爲梁南平王偉所重引爲賓客尋補
五經博士遷國子博士世祖即位除始興王諮議參
軍侍東宮講讀世祖以敦篤厚遇之

許懋年十四入大學領師說尤曉故事文惠太子聞
而召之侍讀于崇明殿僕射江祐重之號爲經史笥
陳沈文阿文帝時爲通直散騎嘗侍兼國子博士領
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

沈德威篤學無倦遂治經業天嘉元年徵出都侍太
子講禮傳

王元規爲鄱陽王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
宮引爲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賞賜優厚國
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啓
請執經時論以爲榮

姚察入隋爲員外散騎嘗侍又勅侍晉王講讀煬帝
初在東宮數被召見訪以史籍

徐孝克初爲散騎嘗侍臣亡入隋授國子博士後侍
東宮講禮傳

後魏梁越國爲禮經博士太祖以其謹厚舉動可則
拜上大夫會授諸皇子經書

谷洪少受學中書太武令洪入授太子經位至尚書
李郁字承穆爲廣平王懷深相禮遇時學士徐遵明
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
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

劉芳爲中書侍郎與邢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
子從駕雒陽自在路及旋京師嘗侍坐講讀

高允爲秦王翰傳後勅以經授恭宗甚見禮待

孫惠蔚自宣武在東宮爲博士侍讀及世宗即位之
後嘗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秘書丞

董徵爲四門小學博士後宣武詔徵入璠華宮令孫
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

王

盧辨孝武時爲太子少傅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東脩
之禮受業於辨

北齊馮敬德世祖時爲後主擇師傅爲侍講後主既
不好學敬德侍講甚踈時以春秋入授

後周樂遜爲太尉李弼府諮議參軍太祖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經授業遜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註春秋左氏傳辛慶之以經明行脩與盧誕等教授諸王

斛斯徵爲司樂中大夫高祖以徵治經有師法詔令教授皇太子宣帝時爲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修之禮受業於徵仍並呼徵爲夫子儒者榮之隋元善雒陽人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初仕後周武帝甚禮之以爲太子宫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

楊注字元度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初仕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日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穉生也唐孔穎達武德中爲秦府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

陸德明爲秦府文學館學士命中山王承乾從其受業

馬嘉連武德中爲崇賢館學士與洗馬秦暉等侍講殿中恩禮甚渥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兗州都督紀王真深禮之命其子東平王續從元感受

學

蕭瑀爲太子太保貞觀十七年十一月甲辰誕皇太孫太宗幸東宮謂皇太子曰爾國之儲貳府藏是同金玉綺羅不足爲賜但先聖典籍可爲鏡誠耳因賜尚書毛詩孝經各一部瑀跪而言曰臣道德才術無一可稱徒以犬馬之年謬當求舊之舉擢其朽質以保儲皇塵露之資實慙無効五經義訓臣頗聞之今所賜書請陳其要太宗許之瑀乃先說孝經次述尚書末叙毛詩成舉其要旨申明義趣可爲深誠者皆委曲言之太宗太說以爲保傳得人

高智周高宗時爲蘭臺大夫時孝敬在東宮智周與司文郎中賀鼓司經大夫王貞儒等俱以儒學受詔爲侍讀

吳文瓘爲道士以儒學善教誘童孺大曆中代宗召入宮太子及諸王嘗受經藝

王起爲皇太子侍讀文宗開成二年正月詔起及陳夷行再入長生院對皇太子講讀劉仲武橋庶十日對諸王講讀二月詔起夷行三日入長生院對皇太子講讀仲武庶八日入內見諸王授書三月詔起夷行五日一入長生院對太子講讀仲武間日入對諸

王授經四月甲午朔皇太子於長生殿對陳起夷行
諸王對仲武

寶宗貞為秘書少監開成二年七月以宗直為太子
侍讀三年七月詔宗直及周敬復令每遇雙日入對

皇太子九月又詔宗直敬復依前隔日入少陽院

册府元龜卷終